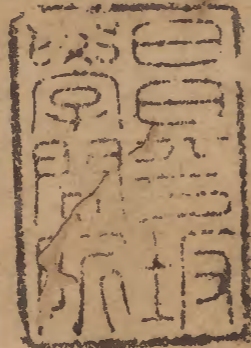


文苑英華

七百八十八之八首



内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100	100	3726	漢書

内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100	100	3726	漢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726	
冊數	100(80)		
函號	361	53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八十八

樓觀關防橋梁附

銘四

淺草文庫

石橋二首

梓州惠義寺重閣銘一首

虎牢關銘一首

古函谷關銘一首

趙郡南石橋銘一首

望思臺銘一首

成臯銘一首

古東周城銘一首

棧道銘一首

舒州新堂銘一首

藍田關銘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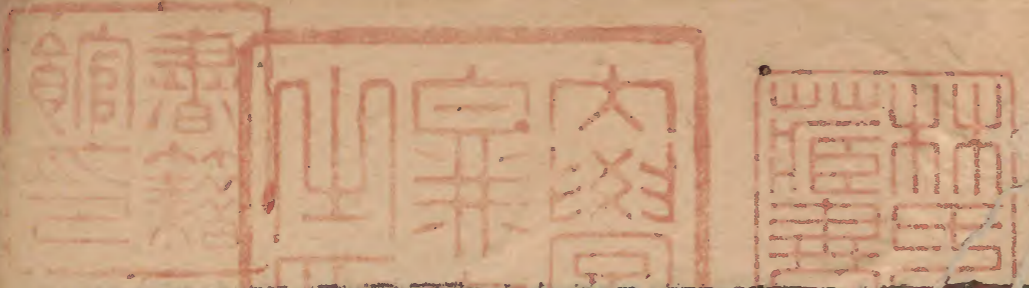
兩觀銘一首

文選樓銘一首

石橋銘張說集有同王真公主過大哥山池十字

玄宗集本是英宗作張說非

泉園勝躅碣館佳遊苔深石暗山斜路幽橋非七夕節是



文苑英華卷七百八十八

七

三秋爰停弄村共此淹留

奉和

張說

王梁架洵碧治涵空石鞭海上鎖鍛河中橫漢飛鷁規天
拖虹仙聖來往風雲路通

梓州惠

集作慧

義寺重閣銘

并序

楊炯

大辰之歲正陽之月有鄴縣宰扶風竇兢字思春昭宣令
德光闡化猷庶政惟和萬人以理閑庭不擾浪食自公遠
覽形勢虔心淨域乃與禪師釋智海忘言契道寓目於長
平之山援飛莖陟峭嶠削成千仞壁立萬尋俯觀大道僅

如集作

同棗葉下望須彌裁同芥子飛流滴瀝而成

集作響

喬樹璀璨而垂榮玉堂石室千門相似大殿珠毫十方皆

現慷慨棟楹

集作楹

之未立可嗟棟宇之莫脩不捨有為取

諸大壯觀夫左龍角右參旗前太微後營室駢羅列以雜

沓瑟蕭條而

集作以

清冷上磊落以晃朗下泓澄而

集作

變參參差差森森纏纏千樞萬拱乍合乍離精精粲粲絢

絢煥煥六采五章或同或散莽如天覆轟以雲平金火合

合於垂珠日月相望於銜璧璇墀鈿砌平接太階玉戶金

桑倪臨閭闔曳紅日舒丹霞豐隆為雲

集作碑

鏗訇於軒

檻列缺為電翕忽霍於庭除寒暑隔闕於墻垣

集作落

虹霓

廻帶於廊廡仰之不極日炫炫而喪精登之無階心遑遑

而失度土木

集作若土是

翔九垓之表仍不逮於上榮文

集作大是

章窮四海之間猶未離於前城借如梵天之宅

集作闕

釋帝

集作帝釋之宮兩曜城池五雲樓觀輪王所馳純金爲說法之

堂諸佛所遊衆香作經行之地亦未可同年而語也夫黃

金鏤榜魯不若四攝之門青石爲牆魯不若三空之地殫

百丁之力建七寶之樓豈徒然哉良有以也夫何故如來

神力且觀嚴淨道師方便化作一城事有古而可以贊於

今言有大而可以徵於小是則毗耶四會集作衆俱發道心

險路衆人咸知寶所其銘曰

長平山兮建重閣上穹隆兮下磅礴紛被麗兮駢交錯儼

色集作靈相兮冲寂寞誰所爲兮天匠作

虎牢關銘 并序 賈至

天地定位三山作川據其極王侯設險虎牢擁其要扼

之以五嶽維嵩崑崙焉迫之以四瀆洪河突焉軍其咽喉

九州閭闕中夏替經綸之攻拒却換捨之陵暴若乃金火

代變山河分裂脅從力爭義散約鮮時則漢祖守之以臨

山東坐清三齊強楚躑躅而不進及夫隋氏失馭中原版

蕩封豕荐食龍戰玄黃時則太宗擬之以拒河朔克擒醜

夏偽鄭袒縛而請命於戲自周室微弱虎狼并吞盛衰千

祀正閏更王而政和人民一作民安一統長久漢氏昭於前載

我唐光於茲日其創業之主戡難定功咸在斯地意者天

關一作開險固爲霸王之噐乎聖作功業知宥冥之意乎不

然何玄期時事影響之若此也又聞諸鄭志曰制巖邑也

號叔死焉而唐漢紹興得非山靈河神正直是輔乃知英

雄者不獨恃險而顛沛者在於涼德歟天寶七歲一作至

自宋都西經洛陽歇鞍登茲懷古欽聖一作望覽山河之壯

麗想威靈而咫尺慨然有懷敢獻銘一作頌曰

逸矣維嵩峻極于天磅礴崔嵬北臨洪川嶽瀆會險蹙圻

封泉寔開虎牢作固伊瀍維茲虎牢天設巨防攻在坤下

拒在离旁昏恃以滅聖憑而王崢嶸豁呀孟門相向伊昔

漢祖戮秦統周勅敵相及此焉淹留終夷海春遂割一作復

鴻溝乘豐而東奄有九州隋氏敗績黎人難阻帝命太宗

陳師鞠旅鐵錡傳傳雲旌容與擒夏剋鄭在此一舉日月

永清昆虫得所歲在戊子西經登茲祗聖肅然憫亡懷其

號叔反道復墮一作燔燔一作燔師項氏烹苛莫能守之險易同途

成敗異時德不在鼎王孫布詞三苗不循魏武怛悒逆失

順獲古今同期申鑒勒銘庶警將來一作皆唐文粹

古函谷關銘并序

獨孤及

王者建邦經野觀象立極於是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

封畧土宇守在關塞山川丘陵為之城池天作峭函俾屏

京室崇山廻合連岡叢倚長河屈盤萬里來東崖奔嶺蹙

谷扼溪闢嶺起重險為秦東門截函夏於閩域鎖天府於

戶牖外扼八州之咽喉故百二形焉內擁六合之輿區故

霸王出焉當其中集作周原鹿駭戰國蝟起羸氏建瓴山東

擇肉宇內持戟百萬連衡此關是時也開門而九國師遁

振策而二周鼎入奄有大寶遂吞中國洎集作及江返秦壁

天祐漢祚高皇帝提劍而起以遏亂略斬白帝絨降王莽

漢中平咸陽廓金城以建都活萬姓以集作三章取威定

功此焉是保奧若詢事國謀聆風仙錄則真氣靈蹤起予

其中柱史一去流沙萬里留王函於舊宅傳寶圖於本校

豈上帝乃眷興王是感不然何錫美開國如此其成耶其

太五字集本文粹作其大歲在大火余適下陽停驂塞門憑覽舊國

襟帶如故世道不留秦餘空山漢遺集作茂草恐復舟失

於壑岸化為谷萬載之後昧者不知乃刻頌此石以示來

裔其詞曰

天地雷雨英雄交爭設險守國作藩於京姓易時移山空

壘平千秋陵谷想見精靈仙駕長往雄圖杳冥于集作以

志之勒銘巖局集作巖高

趙郡南石橋銘

并序

張彧

關茂歲我御史大夫李公晟奉詔總禁戎三萬北定河朔

冬十月師次趙郡郡南石橋者天下之雄勝乃揆厥績度

厥功皆合於自然包我造化僕散客也狀而銘曰

汝水伊何諸川互湊秋霖夏潦奔突延袤村材藏制樸斬

紛緜幹地泉開盤根玉甃虹舒電拖虎步雲構截險橫包

乘流迥透坱圠匠造琳琅簇造敞作洞門呀為石甃窮琛

莫筭一作餘盈一作紀方就力將岸爭勢與空闕吞齊路

趙警夜防晝月桂虛蟾星羅伏獸謂之鈐鍵撮我宇宙謂

之關梁扼我一本作延一作戎寇郡國襟帶河山領袖經途者安逸

軌者覆東南一尉西北一候萬里書傳三邊檄奏郵亭控
引事物殷富夕發薊一作孺朝趨禁雷質含冰碧文輝藻
綉花影全芳苔痕半舊天啓大壯神功罕究勒銘巨橋敢
告豪右 一作皆唐文粹

望思臺銘

并序

呂溫

望思臺者漢武帝思戾太子之所建也事具漢書夫立人
之道本乎性情生而知曰性感而動曰情性雖生情情或
滅性是以聖人患其然而為之節誠而明之中而庸之建
以大倫統以至順倫莫極於父子順莫先於慈孝然而全
之者正也慈不得其正則失子孝不得其正則失親救失
之術存乎善教昔者三王之教世子也如周公乃為太傅
如召公乃為太保如太公乃為太師左右前後罔非端士
禮以專其目樂以一其耳仁以制其氣義以凝其情故非
僻之心無自入也讒慝之口莫能間也父子君臣之道所
以全也漢則不然世子非三代之賢保傅無二南之老左
右前後唯刑餘罪人目流於靡慢耳溺於滄滯氣溢於寵
溼情蕩於驕奢於是非僻之心得以入矣讒慝之口得以
間矣父子君臣之道所以離矣向使太子師友尊嚴左右
端肅雖江充之詐豈敢以不義而加之耶向使太子孝德
彰聞仁聲茂著雖武帝之感豈遽以大逆而疑之耶向使
太子早服師訓少知教義豈忍一朝之忿棄其親而忘其
身耶由是言之其所以陷於此者漸矣殆哉當時之勢也

國忘疑作亡豕嗣武老昭弱京師蹂血天下疑動若無霍光

受負圖之寄秉不奪之節斥昏建明鎮翊鴻業則必庶孽

尋戈起商參之禍姦臣乘釁行弄泥之事漢家之祀豈及

三七哉此有社稷者之所宜深戒也乙亥歲予經於湖登

茲荒臺望古太息以為遇夫一物有可以垂訓於集作整訓于

世者秉筆之士未嘗闕焉乃作銘曰

人倫大統天性是寶雖曰自然亦資斧藻漢皇父子一失

其道四海為家不能相保荒臺巋而千古之悲悔目空斷

冤魂不歸疑生於微禍積於基苟有明義誰其間之嗣維

邦本本動邦危於呼後王鑒茲在茲

成臯銘

前人

茫茫大野萬邦錯峙惟正守國設險於此呀谷成壑崇巖

若壘勢軼赤霄氣吞千里洪河在下太室傍倚岡盤嶺蹙

虎伏龍起鎖天中區控地四鄙出必由戶入皆同軌拒昏

納明閉亂開理集作治昔在秦亡雷雨晦冥劉項分險扼喉

而爭漢飛鎬京羽斬東城德有厚薄此山無情維唐初興

時未大同王于東征烈火順風乘高建瓴擒建係充庵有

天下斯焉定功二百年間大朴既還周道如砥成臯不關

順至則平逆來蜀本作者惟難敢跡成敗勒銘嶧頑

古東周城銘

前人

魯昭公三十二年周襄集作叔弘集作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晉

女叔寬見左傳四字蜀本作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襄弘

衛彪傒蓋從國語

違天必受其咎異歲周人殺萇弘左氏明徵以為世規俾
持顛之臣沮其勝氣非所以勵尊王垂大順集作訓也予經
其地而作是銘

文武

集作王

受命肇興西土周公作洛始會風雨居中正本

拓統開祚盛則駿奔衰則夾輔平王東遷九鼎已輕二伯
之後時無義聲大夫萇弘言抗其傾坐召諸侯廟崇王城
雖微遠猶實被令名宜福而禍何傷於明立臣之本委質
定分為仁不卜臨義不問無天無神唯道是信國危必扶
國滅集作威必振求而不獲乃以死徇興亡理集作治亂在德
非運罪之違天不可以訓升墟覽古慨焉退憤勒銘頽隅
以勸大順

棧道銘

歐陽詹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仞直
下奔巖峭壁千里無土亘隔呀絕巉巉冥冥麋鹿無蹊猿
獮相望自三代而往蹄足莫之能越秦雖有心蜀雖有情
五萬年間變不相接且秦之為蜀也人一其性物同所宜
嗜欲無餘門集作源教化無餘源集作門可買遷可親昵擘拆
地脉睽離物理豈造化之意乎天實凝清而成地實凝濁
而形當其凝也如鎔金下鑄騰雲上浮空隙有所不開集作
周迴翔有所不合澄結既定竅集作同缺生乎其中西南
有漏天天之竅缺也于斯有茲地地之竅缺也天地也者
將以上覆下燾含蓄萬靈可通必使而通者也苟有可通

而未通聖賢代其功集作工而通之故有為舟以濟川為梯

以踰山唯茲地也有川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及粵

有智慮以集作念全玄造立巨衡而舉追氏縋懸纜以下梓

人猿垂絕冥鳥傍危岑鑿積翠集作石以全力梁半空於木

棚斜根玉壘旁綴青泥截斷岸以虹矯繞翠屏而龍蹕堅

勁膠固雲橫砥平惣庸蜀之通集作道途繞岐雍之康莊都

邑之能步山川之無脛若水决防如鴻嚮陽南之北之踵

武湯湯躋峨峨以自若臨蒼蒼而不懼繇是贄幣以遙集無

此達人神以集無此字會同稽禮樂之短長量威力之汗隆可

王者王可公者公而相次以風或曰受琢之石長存可構

之材無窮易剏代蠹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為上懷來在

平德為下昭德在乎義德義之如今日則或人之言有爭

其反之則石雖存恐不為琢材雖多恐不為構想夫往昔

有時而有有時而無是用惕惕天下唯唯集作虫虫知聖賢創

物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稀敢陳兩端之要

銘諸斯道之左庶主德義者存今之所履踵武湯者荷古

人之攸作乃為銘曰

天覆地燾本亦備集作周設大象難全或漏或缺損多益寡

聖賢代工被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惟南則蜀地缺

其間坤維不續斗起斷岸集作岸屹為兩區秦人路絕蜀火

煙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鑽堅剡勁無蹊以道若川匪舟

若陸非車緣危轉虛步驟交如構雖在功存亦由德項拂

劉怒從完以陪隋落我榮集作營自顛而植地非華勢材不
易林陪植之致惠怨之心勿謂斯道不常集作恒勿謂斯道
可久禮不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可無而有創之之意
如彼固之之理若茲彼知不易茲而易知勒銘道左其同
我思

舒州新堂銘

李翱

先時寢壞有隘有攔

集作其慮

乃作斯堂高嚴旗旗六楹四楹

裝重架虛欂拱不設簷栊

集作畫

祛祛嚴不越度險而有餘

左立嘉亭繚以環除延其泉源志肆其紆

集作深肆肆其紆

事既退齋心以居思民之病擇弊而鋤弗敢逸墮

集作弗逸弗墜

繼終猶

一作如

初大旱之後隣邑成墟獨我州氓樂哉胥思

思補所福事非

集作匪

在予丞相以言乃下徵書復官于朝

以解前疽刻銘于斯永永群舒

藍田關銘

并序

皮日休

六年皮子副諸侯貢士之薦入京程至藍田關覩山形關
勢廻抱于天秀欲染眸危將驚魄噫將造物者心是而加
力耶不然者何壯觀若斯之盛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信矣哉若為天下之樞機萬世之閩闕者非茲關而莫
守也因陳其規是為藍田關銘

天輔唐業地造唐關千巖作鎖萬嶂為栓難圖其形莫狀
其秀雙扉未開天地如斗軋然晝啓人流如濟似畫秦國
鋪於馬底嶮不可侵唯王之心矧夫茲關獨可規臨

兩觀銘

陸龜蒙

兩觀雉門雖僭天子聖人在朝姦佞誅死姦首擲地姦血如水政不得亂國是以理下及千祀澆風四起內荏外賢舉世稱美赫奕皇都象魏天倚豈無姦邪佩玉藻藻左傳作藻聖人弗生兩觀如砥以石鏡辭著于闕里

文選樓銘 并序

楊夔

文選樓者梁昭明太子選文之地時逾四代年將五百清風懿號藹然不泯况廣陵乃情室故郡遺事斯存末之於今陳跡盡滅斯猶魏魏久而益新其不由以學而立道者道則不朽以文而經業者業則不磨乎弘農子經於是樓筆路絕且慮夫不文不典者肆而處乃泣以銘云

我萬宇匪歌則舞 夫哉此樓獨以文脩自由名貴不以
羣致雖超千古靡有顛隳孰堪其登必精必誠孰可以居必賢必明無聚優以為娛無言伎以稱榮吾恐其素德懷辱於冥冥

文苑英華卷第一百八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八十九

銘五

器用

刀銘三首

唐北京崇福寺銅鍾銘一首

太清觀鍾銘一首

素木盤盃銘一首

越州華嚴寺鍾銘一首

興唐觀新鍾銘一首

陶器銘一首

洪州大雲寺銅鍾銘一首

泗州開元寺鍾銘一首

陸參一作陸參之檻銘一首

盤石銘一首

二銘二首

後二銘二首

刀銘三首

庾信

風伯吹鑪雲師煉一作冶鐵燄朝流金精夜下價重十城
名高千馬

千金穎合百鍊鋒成光連斗氣燄動山精身文水動刃吉
珠生

斗精遙降山靈下從水文千曲蛇鱗百重燕砥歛刃蜀水
開鋒氣生分景環成屈龍

唐北京崇福寺銅鍾銘 并序 吳少微

夫鍾者梵塲之信鼓也聚萬法者莫大乎信鼓是故佛置
信鼓所以窮遠究微一切賢聖恒河沙類者也所以開教
設敬使天下之人善勸而淫懼也所以制鬼神之端而魔

惑不得閃其人疑姦義刹 一作不得載其毒也故以聽則
不感以念則受福者信鼓之謂矣洞夫樹之而不朽功

攻之而不匱颺言曰皇后之舊業一作也飛龍在天載華

厥號殿艷異庭煌煌非甃不改耽耽萬構有鍾在堂窈而
不滿越相公御史大夫鉅鹿魏元忠仗旄鉞振金鼓發秦

兵河率利伐徠稅鈎車逐而北之於是休兵十月入自禪
關聞鍾聲薄而觀之曰斯一鼓鐵也曷以昭蘇群聾光響

皇梵願稅金紫之秩賈梁岷之銅張而鑄之俾兵一作哮
吼埏周俶字一作會東郊不開公於是再有盧龍之役天

子申命執金吾南陽張公仁亶以魏公之事端尹北京保
臺府戎左右梁葉纂鑄洪噐庀工慮鈎塗坏堪刷壤象晞

炭墜宣火房欻飛蔗扇回祿金光轆鉛液注煎平沸涓爛

挺烘赫藝重雲歛寶界鬱攸而不可嚮者句有日矣廼撒
乃相制作可觀嘗試而鑿之聲聞于天得未嘗有大而不
敏也長而不掉正也周而無瑕忠也扣之則應信也大
扣則轟厲而猛奮勇也小扣則清逾而溫韻仁也剛而為
園天也含章可貞地也非夫虛疑妙純粹幽贊而不測者
孰能致於此故良冶歛歛群真悒躍自相與建高臺於西
廂殫土木之瓌峻赫如也則俯紼以累之攢樂以扛之千
人引萬人唱大力斯拔乃登夫懸焉猛虎負以奮妻長
緼製疑作曳以縻捍疑四緇用壯是拒是考始作也鏗鏗
乎雙城井陌震來虢虢火縱也驚遠而懼邇山訛而河泄
厥狂故頽顛一字噉爾其亂也天地殷雷霆鬪魚脫淵羽
威春容將盡久而不絕雄雄乎無間北方之強能與疑罔
不諦聽而求時夜於是旭旦之音達而人用悛惕伐虞泉
而人悲衰老鼓昏定而人悞煩愛一作宵中哉人釋其病
昧爽哉人室疑其意欲忽九圍而利萬有者勉是夫初大
夫之構施也人咸曰休哉夫美而不稱君子以為誣矣若
二公美莫不可歌也則其疇離之頌曰

佛說撞鍾本三聲昭會百衆持六情厥有吒王愛輪疑割
故我長擊以護脫因而作偈演之曰一救冥獄湯劔時二
救餓厲釋縲饑三救六畜報恩疑四救修羅勇且疑凡鑠
堅剛十耗一我金再鍊溢一作百鎰巍神力誰其尸大道

至感曰諸佛

此銘序多不可辨疑有脫誤

太清觀鍾銘

并序

蘇頌

大矣哉鍾之為用軒轅氏和音樂

一作聽

之夏后氏陳義聽

之此皇王所寶也太微君上真撫之紫虛君玄方撫之此

仙聖所珍也國家誕發元系丕承景業

一作耀

與時偕行惟

道則佑以太清觀金庭晃朗玉京崇絕七映嚴飾四時洞

開憂雲璈椎雷鼓嘗有之矣然而陶鑄三品大造融於得

一範圍四名大空合於吹萬其鳧氏鴻鍾歟工以思專神

以響會鍾

一作鍾

用乃息器或云

一作玄

聚攬蹲獸而俯

一作旁

捧儼旋蟲而上扶號遠則傳聲希以節廣於已日普集諸

天契九仙於福堂起六幽於苦海重以珍珠為闕瑤璃作

地階魄初滿清霜始飛近召香童遙徵羽使時環而裁攀

載考律應而不舒不疾西昇路接韻閭闔之清

一作秋

風北

斗城連含未央之夕漏非與其至妙孰臻於此乎在昔圖

旂常勒彝鼎者所以建功樹善紀德昭事未有萬人斯和

傾耳歸真四魔是革調心服道徹於千界揚我巨唐之聲

懸於億劫齊我巨唐之筭安可不篆于銘銑者哉其詞曰

碧落朱宮兮鬱其崇金振玉扣兮殷而鴻九枚是獻兮百

神工成之不日兮鏗乘風聲無已兮福無窮

素木盤盃銘

并序

前人

先天歲夏五月頽蒙恩旨傳還洛京時常祭酒丈人任膺

居守嘗撰素木盤盃分諸好事頽既至丈人垂眷猶昔銜

衣撫孤得拜清顏訴窮歎於此矣他日復往又以木器謂
疑之亦頌斯惠豈散則當棄木有先容而見知豈朴則能
堅器有晚成而獲贈覩以為誠仍邀作銘退而力鄙懼不
如命

山有木兮全真而生君子器之審而用一作而成渾則不矯
受則不盈辯一作以文直牢因素真抱朴委性誠奢遠名
慮終謀始能合道精

越州華嚴寺鍾銘 并序

李邕

有同乎源播厥派者夥哉沿之惟輪則終列大輅革以冗
處則崇構夏屋譯梵言於華學象楫槌於景鍾從來久矣
觀其聆妙音獎弘誓文苦趣警禪門劔輪疑在空法衆斯
鑄之時義大矣哉郡司寇北平楊公沙門師萌抵淨根

保耳

一無此字

界妙有忠為迦維之業堅朴象正之鈞嘗慨靈

越樂郊勾吳通邑雖經行大壯塔廟藝釋訓乃首唱群吏
傳聞庶氓合聽悉心聚糧殫幣鏤文馬以庀製驤群龍以
範鍾撰祥時歷今日傾郭鄙畢緇黃舉帆雲屯擊鞞雷動
百身勇施累讚願言者計以萬億然後陶人事爐火正疏
冶風伯鼓橐樂工揚嬉疑煥乎鼎陳蔚焉丘峙手舞者翳
景稱慶者振林遲明藏功亭午卒業於是曾臺大起雕簏
懸列鯨魚叱怒以震擊蒲牢踰曲以駭噉隱天網營地理
刹那昭應一念信心有無識生幽執鬼物莫不休復淨域
貞觀真諦矣有若大者不楓小者不窳則州鳩之聽曷以

臻其間歟其詞曰

大雄立號今考彼華鍾震發三界今以覺其聳俾我群動
今不懼厥凶君子是象今載鑠載鎔彌億斯年今罔有天
鑪

興唐觀新鍾銘 并序

權德輿

聲為陽所以發越金尚羽所以清徹故鳧氏工焉法器成
焉玄門揭焉與夫樂出虛鏗立號同其功用而信響受社
之說倍焉興唐觀新鍾者觀主道門威儀太清宮供奉郊
尊師彞素之所創也是觀經構之初與舊鍾俱當開元甲
戌距今七十有七歲嗟缺以棄法音不嗣久矣師有環中
火辯為道流龜龍循其照觀其妙法自然無為入字集作
觀其妙然
為無不為所以恢玄功弘願力誠脩而物應言發而
響會上士仁人展其助飛廉回祿理其具精乎六齊合以
萬數以心齊以神遇橐地籟騰天光無害金無耗氣不窳
不槲不石不播於是登簾在懸希聲殷然小大隨扣昏昕
警衆周六虛而洞三界投九幽而清五苦皇都人士游者
萃者感於耳和於心躁者靜者懸解師之善利利物可勝
道哉古者林鍾景鍾皆銘其功儒氏之典也推類以鏤文
字師之心也銘曰
其動也懸而集作天其用也虛而圓雷大音今集群僊福
元后今斯億年鏗訇響亮鴻都前上入冥今下徹泉然後
春容銷散今返萬物於自然

陶器銘 并序

歐陽詹

常侍論於長者僥有之曰近代之仁王杯麗則麗矣愚以

不如古之人集作人之為陶長者趨之以為知言退而思其所

有多亦不泰集作泰是伊人之譽器以利用道從易簡利用者

貴無往而不適易簡者取立功而匪勤今天下集有之字至富

者土也不勞而成者火也夫陶掬攘集作攘下同之集作以制焚

烝以凝就其不勞因其致富不瑩而冰清珠珉集作皖不鍛

而金固石堅一工致功千室以給穀鬲壘甌瓶缶盃盂大

窮擔頭集作石是小極圭撮經鼎鑊而自若在煇藝而莫渝滿

堂絕侈靡之譏極集無此字提絜無剽殺之患其功則易簡也

其實則利用也其藏又保安也易簡二儀之理利用五行

之本保安立身之方執人之方履物之本從天地之理此

三皇五帝所以內戶不扃外戶不閉無為之德所由生也

豈夫玉杯之獨劣其餘孰得而儔焉則剗材搜璞窮山越

壑磨礱雕琢鑄鍊丹矐力盡終年之功財殫不訾之產量

纒斗合質忌湯火富集作寘家得奢盈之譏集作議中懷生賊

害之累其功則非易簡也其實則非利用也其藏又非保

安也悖二儀之理違五行之本乖立身之方此夏桀商紂

所以人人頗邪比屋可戮亡身之禍所由生也省費鮮勞

皆備於物德且如彼而人賤之煩人蠹財不周於用禍又

如此而人貴之久矣哉世之迷亂集作也物有賤而可貴亦

有貴而可賤惟賢者能審之小子不幸億而有中誠背常

人之見敬為銘以廣之銘曰

黜汗易杯聖人製器易簡作程利用為貴稽諸往載陶集

極實攸興裁因掬攘成假焚蒸不媿不丹不雕不刻自集

日結金堅天然冰色財無害產切非殫力量盡洪纖周窮

幽仄物有千金相異我取不費為利用集物有積巧集功

相崇我取不勞為工物有患湯忌火我取往無不可物有

剽殺焚軀我取懷藏不虞心存目視奢尋彼至堂集室集作集蒲

堂盈侈莫我生省庸周用所賤謂何買害勤人所貴者那

可貴不貴物戾其類失類曰昏雖隆必墜可賤不賤物得

其選得選曰明雖幽必見上唯五帝下洎三王實有以興

實有集一作實可集以亡蚩蚩百工孰若我陶敬銘有器永告

瀟瀟

洪州大雲寺銅鍾銘

獨孤及

參變化孕律呂和神人莫疾於聲故天地以雷震萬物人

以樂節八風佛土以鍾警六時天造聖作同符異貫自真

乘開設其輪三轉像教不墜而法鼓之製在焉三字集本

存形彤蓮宮于江之濱萬井在其前善惡興乎人將欲誕

敷我法音啓迪我善根集有集是以作萬鈞之鍾大其器所

以昭其度也侯誰尸之長者杜海洎此方上士釋文粹作精法

觀釋法一字集作精鸞與比丘衆百三十有五人實果其願將

辦所作于時火官金工循集作脩厥戒令範集作法陰陽九六

之數以合造化均薄厚侈弁之齊以諧清濁聚精會神鳩

工於其間弘誓既達昏疑皆破故衆心如城施者成集作如

市大悲之感與萬靈接集有况字祝融回祿髮髯交應越五日

集本文粹作月辛丑新鍾成於是此邦民大和會膜拜縱觀川塞

衝隘集作隘億兆諦聽鯨魚乃發訇然如扶搖號而萬竅

怒霹靂作而崇山破在坑蒲坑在谷蒲谷金界岌峇若震

若蕩文粹作盪既而初怒散渙與迴颺俱激度越集作越若大千周

流六虛經于禁集本文粹作嚴城入于梵宮徘徊乎霜天凌厲乎

清夜千門徹萬戶警魚龍皆奮蟲豸不蟄於是聆其音者

貪駭遷善聾盲知方識浪安流地獄清涼吒王解形刀輪

摧藏嚴乎心者聞聲以知受觀受以悟法若露清耳根鏡

照身業彼金鼓聲氣木鐸徇路整衆孚號方斯陋矣蓋聖

人弘道以勸善因善以建法作法器以為天下利利者教

之果法者教之因善者教之宗我鍾我懸是訓是崇世界

有極大音無窮

泗州開元寺鍾銘

并序

李翱

維泗州開元寺遭懼水火飄集作漂焚之餘僧澄觀與其徒

僧若干復舊室居作大鍾貞元十五年厥功成於是隴西

李翱書辭以紀之

八月梓人功既休戊寅鑄集無此字大鍾成先時厥初懼于天

蓄波沉火燔既浮為薪既蜚為塵澄觀之初恢復其居革

舊而新環墉如陵臺殿斯嚴乃三其門俾後勿踰其徒不

譁咸服其勤有加于初屋室既同乃範乃鎔乃作大鍾乃

懸于樓以鼓其時以警淮夷非雷非霆鏗號其聲淮夷來
警集作上天下地弗震弗墜大音無數千僧戮力願昭其
績乃銘于石

陸倕檻銘

前人

晝日居于是窮性命于是待賓客交其賢者亦于是有客

李集作翱銘于是

盤石銘 并序

白居易

大和九年夏有山客贈余盤石轉寘於獲道里第時屬炎
暑坐卧其上愛而銘之云耳

客從山來遺我盤石圓平膩滑席裏六尺質疑白雲支折
煙碧莓苔有班麋鹿無跡置之竹下風掃露滴坐待禪僧
醉留醉客清冷可愛支體甚適便是白家夏天床席

二銘 并序

羅衮

黃帝作巾几之法孔甲有盤盂之誠太公陳觴鏡之銘所
以昭成敗而防遺闕也奈不敢追蹟聖賢輒取枕杖二物
而為之銘亦賤士區區文粹作亦古之之分也

枕銘

或枕或歌有安有危勿邪其思

杖銘

身之疲杖以扶之國之危賢以圖之

後二銘 并序

前人

前惟王者之義無所不正或得賢以反國既作枕杖二銘

以風復念時人歎於自脩卒違善反禍或侈滿不能長嗣
因亦銘諸櫛銘諸門以勸

櫛銘盧仝集作梳銘

此首文粹作盧仝

而有髮旦旦思理有心焉有身焉胡不如是文粹作人之
思理有身分有心分胡不如是盧仝集作有髮分朝朝思理有身分胡不如是

門銘

金樞玉鍵何足牢止盈脩德後必高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八十九

銘六

雜銘

思舊銘一首

唐故涼州長史元君石柱銘一首

座右銘一首

幾銘一首

廬山故女道士梁洞微石碣銘一首

廬山玄德先生碣銘一首

續座右銘一首

佛衣銘一首

文塚銘一首

隋鼎銘一首

書銘一首

陋巷銘一首

卜肆銘一首

思舊銘

庾信

歲在攝提星居監德一作梁故觀寧侯蕭永卒嗚呼哀哉

人之滅一作也既非金石所移士之悲也寧有春秋之異

高臺已傾稷下有聞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悲

項羽之晨起帳中李陵之徘徊岐路韓王孫之質趙楚公

子之留秦無假窮秋于時悲矣况復魚飛武庫預有棄甲

之徵鳥伏翟泉先見橫流之肇一作星紀吳亡庚辰楚滅

紀侯大去邴子無歸原隰載馳輶一作轅長別一作甲裳

失矣餘皇棄焉河傾一作酸棗杞梓與樗櫟俱流海淺蓬

萊魚鼈與一作蛟龍共一作盡焚一作香復道詎假遊魂

載酒屬車寧消愁氣芝蘭蕭艾之秋形殊而共一作瘁羽

毛鱗介之怨聲異而俱哀所謂天乎乃曰蒼蒼之氣所謂

地乎其實搏搏一作傳之士怨之徒也何能感焉彫殘殺翻

無所假於風颺零落春枯不足頌於霜露暴府昔開賢俊

翹首為羈終歲門人謝焉至於一作東首告辭西陵長往

山陽車馬望別郊門穎川賓客逞悲愬一作路稽叔夜之

山庭一作廬尚多楊柳王子猷之舊徑唯餘竹林王孫葬地

方為長樂之宮烈士埋魂即是將軍之墓昔嘗歡宴風月

留連追憶平生宛然心目及乎垂翅秦川關河羈旅降于

悲谷之景實有憂生之情美酒酌焉猶思建鄴之水鳴琴

在擗終思華亭之鶴重為此別嗚呼甚哉麟亡星落月死

珠傷瓶聲壘恥芝焚蕙歎所望鍾沉德水聲一作出風雲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一

劍沒豐城氣存一作連牛斗潛然思舊乃作銘云

風雲上慘舟壑潛移駸駸霜露君子先危紀侯大去懷王

不返王樹長埋風流遂遠荀伯舊一作鄉故縣慶封餘邑萬里

歸一作傷魂脩門詎入墳橫一作城連武庫山枕盧龍思歸道遠

返葬無從徒留送鴈空靡長松平陵之東無復梧桐松聲

蕭瑟長起秋風疇昔隆貴提携一作慘語默託情稽阮一作琴

風雲相得有酒如澠終温且克朝陽落鳳大野傷麟佳城

鬱鬱流寓于秦山陽相送唯餘故人孀機婺綿獨鳳一作鶴

孤鸞聞滄夜靜風高月寒一作風月俱寒生平已矣懷舊一作故何

期匣中絃絕一作斷隣人笛悲昔為幕府今成總帷

唐故涼州長史元君石柱銘

張說

公諱仁惠字某河南洛陽人也昔帝軒命子爰宅幽都天

神降祚遂荒北岳其後日月運行風雲經始壇塲鄴洛據

天地之圖帶礪山河建侯王集作王侯之國公即魏昭成皇帝

之十世孫中書令濮陽王順之曾孫也大父雄魏濮陽王

後改封武陵王昆吾伯嗣越在濮陽之墟琅琊王子別封

武陵之郡孝集作字是文朝降為武陵公太府卿秦州總管徵

子去國不替舊章薛侯來朝於馬降等父胄隋集作濠豫

二州刺史右衛大將軍襲封武陵公翼亮隋室弘濟王業

有佐命之元勳承異朝之世祿文武籍甚詒燕深長公受

金行之正性承冠代之隆烈勿見岐嶷夙聞器局集作器

臺雲秀繩墨之宰無施雅韻天成金石之師何力屬隋網
弛紊神棄不歆鄉族衣冠日失其序獨寐寤宿永懷盤澗
之人藏器待時未射高墉之隼唐祖龍飛天宇鶴板巖林
授公右千牛錄事曩開之恩舊也高皇邑子既與盧綰同
衣世祖學徒則有嚴陵共宿文之以公事免為雋州法曹
又歷循州河源滑州靈昌二縣令克已為政蠻貊化忠信
之言直道與人仕已無喜愠之色永徽在曆石真構難群

渠集作既剪江界蕭條帝念疲疇疇茲俾又乃授公睦州

雒山縣令乘驛而往下車作則江連集作海盜革面未集

是威然後簡集作網鳩人峻策羈吏閑田盡闢鰥寡一作

委犬彘之餘絕澗無遊豪猾屏蠶漁之氣我有禮樂達於
山川鬼神物應休貞孚於鳥獸草木朝與之拜朝散大

夫行隆州閩中令未至改授雍州渭南令觀人設教異邑

同風遷隆州司馬尋加朝請大夫守涼州都督府長史分

乘兩蕃人康頌作化澄巴濮無侵橘柚之園教溢河湟不

飲蒲萄之酒離歌就具歲夢臨辰命蹟脩途榮慙厚德物

章二年終於官舍春秋七十有三夫人安定梁氏文伯之

妻君子以為知禮孟軻之母良史述其能賢齊德茂於昭

塗合祔期於幽隧有子懷貞斧藻詩禮佩踐義方承家有

馥芝蘭如也歷官右司員外郎太子舍人而懼事徙居復

歸舊土履霜露于三紀無改素冠之行遣桑梓於十載還

守青門之田勤孝在乎追遠豐感思乎備物武陵公之塋

域今順陵栢城之內也山園有禁奉瞻靡及粵以聖曆二
年歲次月朔別卜宅於咸陽縣肺淨集作淨原合契焉公孝
友純深風標峻起門無雜客家有嚴君而佐郡為邦弘風
邁德執法不撓去邪勿疑仲由之政事叔向之遺直豈稱
論之典有闕範則之容將墜仰推集作推代姻恭承哀託郭
有道之故事無媿蔡邕趙文子之將遊求懷隨會寓詞楹
石式題賢壘其銘曰

大哉乾元我族資始有國伊魏曰天之子皇犧姓風帝姬
氏水初業垂統爵乎舊史崇德象賢允也重軌貞涵玉性
潤結璇源武公之子平王之孫川流長直光氣能渾孝深
栢額義重荆潘白珪比節黃金敵言行實剛簡遊無諂瀆
子殆庶物至知之知節宣好惡無愆五事無汨百
度靜之如淵運之如如得喪糾纏集作纏相望其間不見其
朕莫知其然審而用之吾道常全

廬山故女道士梁洞微石碣銘 符載

有形必盡至精不死默順道歸根復始靈龜或昏朝得
造彼仙師獨覺閑跡山水巖巖廬峯上承太空紫雲深處
石堂在中靈以靜生境究因圓一作澹融神氣無路與天渾同
道昭成毀時則代謝人皆惡遷我不化鶴飛塵外壇寄
松下唯餘天風蕭瑟晝夜

廬山玄德先生碣銘 前人

五帝已遠道則浸微直氣蕭索淳風不歸愛惡糾訐遂成

妍媸鑿鑿正性潰為瘡痍邈哉先生體尚無為爰自東岱
汎然來茲宴坐空山照本冥思萬累去矣視身如遺時時
輔和醇酒一卮豁聲松籟盡為墳箎天有晦明形亦遷移
頽然委順與化相推玄德素風敦薄扶衰瞻望廬岳烟霞
淒其勒堅一作巖頂與山並垂

續座右銘 并序

白居易

崔子玉作座右銘予竊慕之雖未能盡行常書于屋壁然
其間似有未盡者因續為座右銘云

勿慕貴與富勿憂賤與貧自問道如何集本文粹作貴賤

安足云聞毀勿戚戚聞譽勿忻忻自顧行如何毀譽安足

論無以意傲物以遠辱於人勿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遊

明目佩此芳草遷于喬木亦既從政淑問克宣秉心如水

臨事如絃歷宰四邑高芬屬天元僚兩郡汪化流泉江河

秦蜀嘉聲在焉三光西沒百川東度天道運迴人隨代故

倏忽三紀悲涼千露帝苑橋山傍壩祖墓天斷舊城集作

地開新路路即咸陽阡惟京兆地氣雲轟長岡龍抱窠掩

銅人瑩雷石鳥塵歇徑滅山飛海少篆刻揚名亭亭華表

座右銘

陳子昂

事父盡孝敬事君端忠貞兄弟敦和睦朋友篤信誠從官

重公慎立身貴廉明待士慕謙讓蒞民尚寬平理訟惟正

直察獄必審情謗議不足怨寵辱詎須驚處蒲常憚溢居

高本慮傾詩禮固可學鄭衛不足聽幸能脩實操何俟鈞
虛聲白珪玷可滅黃金諾不輕秦穆飲盜馬楚客報絕纓
言行既無擇存沒自揚名

幾銘

權德輿

太和熙熙酌而用之旁魄變化皆生乎幾上合乾道萬物
陰陽下為人紀百工咸秩游泳虛無合集作體渾區乃卷
乃舒與群有居冲用為工方寸為鑪周行不殆造物可集

文粹侔一人文粹制動寡以理衆或行其道或藏其用盤

桓利貞得時大行燮賛裁成粲然文明舒亘八極藏之無

形山川出雲元氣冥冥故曰知幾其神孔父周文去聖遠

矣時無其人見幾而作道形斯悟則文粹無蘧生可卷頰

與邪分岐居與正為隣於中有取捨此外無踈親脩外以

及內靜養和與真養內不遺外動率義與仁千里始足下

高山起微塵無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不敢規他人聊自

書諸紳終身且自勗身沒貽後昆後昆苟反是非我之子

孫

佛衣銘

并序

劉禹錫

吾既為僧珠文粹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辯文粹六祖

置衣不傳之旨作佛衣銘曰

佛言不行佛衣乃爭忽近貴遠古今常情尼父之生土無

一里夢奠之後履存千祀惟昔有梁如象之狂達摩文粹

救世來為醫王以言不痊因物乃遷如執符節行乎復關

民不知官望車而畏俗不知佛得衣為貴壞色之衣道不在茲由之信道所以為寶六祖未彰其出也微既還彼荒憬俗蚩蚩不有信器衣生骨歸是開便門非止傳衣初必有終傳豈無已物必知盡衣胡义恃先終知終用乃不窮我道無朽衣於何有其用已陳孰非芻狗

梓州兜率寺又冢銘 并序

劉蛻

文塚者長沙劉蛻復恩為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於用百工之枝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於文晦冥不忌於文悲戚怨憤疾病嬉遊群居行役未嘗不以文之為依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為號

文明代生植文粹明皆効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集作旂常見蟲鳥獸文乎奕器徐方之士文於侯社夏翟之羽

文於旗二木旄登龍於章升王於藻百工婦人駢聶染練文粹以供宗廟祭祀之用二本豈獨蛻也生集作知効用

不及時文哉然而意習獲助於天而不獲助於人故文粹

其窮雖窮無憾也常勤意之時不敢嚏不敢咳不敢唾不敢政集作倚嗜欲躁視忘之於心其祗祗畏畏如臨上帝

故有粲如星光如貝如蛟宮之水又有黯集作如屯雲如父陰如枯腐熬燥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透透迤迤

則有如運海如震怒動蕩恠異夫十為文不得文粹十如文粹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下聞之而必行勸文粹

觀之而必蹈散之七洋以為道演之侵潤二本以及物然文粹

後為農文之使風雨以時兵文之使戎虜以順文於野文

於市使得二本無此字其所幽隱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

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於人助

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一文粹作二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

者有注指者有覆背者有珠墨圍者於是以周易筮之遇

復坤上震下之同人乾上離下筮者曰嗚于地中殷殷隆隆七

日不文粹作而復復來其文粹作而天下昭融乎它日更召龜而令

文粹作合之將聽襲吉卜於火如秦兆惟曰不吉卜於水不成

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於木而悶悶集作悶之土叶吉累

累文粹作累為塚則汲之兆乎峭峭為壁則魯之兆乎且其

占曰土之文為阿山二本作阿山為華英將不崩不竭為滋味

而傳乎結為丘陵為其設險乎融為川瀆率其朝宗乎華

為百穀以潔祭禮之粢盛乎不然使其速腐為墟集作墟

集有乎字生芻稟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為甌陶以作器乎將塊

為五色而分封茅社文粹作茅社分封乎流為樂為土鼓為古古塊

字桴以泄其和聲乎夷為都邑以興宮廟坎為濟池以澤

生植一作植乎祀為壇竊乎竅為井墓乎吾皆不得而知也

嘗文粹作嘗既不得為吾用唯速化為百工之用慎毋朽為芝

菌以恠人自媚慎毋堅為金鐵以作貨起爭慎毋濇為醴

泉以味乎諛口慎毋禱為城社以孤鼠憑妖慎毋聳為良

材以雕斲傷性慎毋萌為蘭蒞以佩服見褻文粹作非嗚呼

介而為石使之服文粹作能言舒而為蟻使之飲泉既而他年

遊魂之未返者亦命巫以巾

七字文粹作亦命巫師而吊

三招之號曰

在几閣而來歸兮奄為塵垢在耳目而來歸兮視不

奄視

汝醜在口吻而來歸兮誓不汝久噫筆絕之年而麟見崇

文其無崇乎哈非珠玉歛無裙襦後世詩禮之儒無驚吾

之幽墟其塚也在蒼蒼之野大塊之丘時大唐大中之丁

卯而戊辰之季秋銘云

二本作曰

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

隋鼎銘

皮日休

隋氏有鼎其器非古以詐為金以賊為鑄以虐火煎四海

以毒氣蒸九土天假唐力扛之仁地以澤樸虐火以德銷

毒氣既折其足又齧其耳噫嘻

集作

聖王無畜茲器

書銘

陸龜蒙

太古之時何嘗有敗逮于結繩民始相疑畫卦造書聖人

之為國載文字厥初弗知惟簡惟牘蜀本作折竹析木累必

克庭負必折軸紆集作一絕錯亂名目寔務輕省擣泉

剝穀膠綴番番然其所便蟲篆更隸形模易宣上下今古

卷舒蟬聯薰曝蠹齧疵集作乎不堅又取珉石琢磨雕鐫

由簡牘下其存四遷璽印章號殷勤識音焉其巧益甚其

訛集作益繁盟契質要朝成夕反音誥誓制令尾達集作

首言牋檄奏報離方就圓錄汪傳記集作傳醜讎美憐銘

誅牌表虛功望賢歌咏賦頌多思誦權在簡牘者埋沒爛

壞無遺一編詞集作以泉穀其留最延錯謬集作顛倒龍

蒙弗刪在珉石者固寵納賂惟辭是妍鏡鑿既畢名聲泯
然堯舜之道以人為傳有死必繼流乎億年宜斥詐偽焚
燒棄捐復以太古結繩之前

陋巷銘

前人

魯國千乘豈無康達傳載陋巷以顏君之鄙委側僻樞江松
本作桑覆茨簞瓢屨空其樂怡怡聖人之言終日不違易
讚獨入云顏庶幾門直大道堂如羣飛梁肉在御狼貪豕
肥陋巷相去不其遠而我實狂狷蓬蒿所宜歎于柴荆賢
哉是思

卜肆銘

前人

蜀嚴之託著龜也以忠孝仁義後來之託著龜也以媮倭
而讓羨之使怡愉怛之使駭畏小人惟惡是嗜松江本惟
禍是避惟福是覬惟瞽言二字集是媚曾不究得失之所
自故幽贊之著前列之龜乃化為庸妄集作之器嗚呼成
都吾不知古為市之地况集作君平之卜肆耶強為之銘
以刻其意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一

箴

雜箴

凡百箴一首

詞塲箴一首

暗室箴一首

兵箴一首

五箴五首

懼箴一首

憂箴一首

師友箴一首

行已箴一首

續虞人箴一首

六箴六首

動靜箴各一首

酒箴一首

食箴一首

凡百箴

梁武帝

凡百衆庶爾其聽之事之大小先當熟思思之不熟致成

反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是曰亂常是曰敗政弗正一作

厥身亦喪厥命惟慈惟恕惟孝惟敬嚴惟率下直惟厥正

如彼互鄉如彼暴虎家聲不建有忝爾祖思之既熟决意

而行臨難必勇見義忘生門有賢良家有忠貞勿恃爾尊

驕慢淫昏勿謂爾貴長夜荒醉日不恒中月盈則虧崇山

落峯高樹折枝履邪念正居安思危莫言爾賤而不愛命

君子小人本無定性勿謂人微而以自輕張他疑為卒李

衡為兵忠信孝友皆以揚名有黃叔度父牛醫者聲高海

內名重天下伊尹負鼎太公屠肉寧戚飯牛傳說版築皆

王霸師世受爵祿誠爾凡百勿戾勿昏人無貴賤道在則

身余重告爾莫自抑平疑克家棟梁唯斯為吉水清照淨

詞場箴

于邵

惟士立德必先修詞學猶殖也問以辨之古有明訓守而

弗失質豈勝文文其猶質近古以降末學非倫友無求已

進欲千人鍾鼓在堂和聲遠至金玉無質良工以器良工

謂何如琢如磨唯善克舉不知其他文之為大言不可已

上應天光下符地理彼其之子云胡不知見豺則戰惟武

之皮坦坦理疑作道自強不息粲然可觀何命與力耽耽

公府秩秩德音文苑重式詞場以箴側陳芻議敢告翰林

暗室箴

歐陽詹

行以集作檢身非以為人無淫無洩出處宜一致孜孜碩人

冥冥暗室罔從爾禮集作神罔輕爾質遠茲小惡念彼元吉

勿謂傍集作旁帷上蓋天鑒無外勿謂後掩前尙神在無形

天不長慝神實正直神怒天誅未始有極昔者趙盾假寐

競莊天迴厥害鉏麇已集作以亡又有集作日符堅竊為制度

神散其類蒼蠅以呼天窺神窺人無不知神忿天忿身無

所隱澗松抱節幽蘭以集作有薰歲寒不變無人亦莽草木

猶爾人其曷云恐懼文粹作戒慎乎其所不見戒慎文粹作恐懼乎

其所不聞先師有言敢告天君

兵箴

梁肅

皇道無名帝始文粹作治有征故効天殺作為五兵曰王及霸

濟天下威實助德伐乃除禍逐鹿於文粹作于原戰龍在野

八寶艷琬非兵孰可動如决河靜踰滅火蒼蒼萬姓懸命

在戕所行者師所統者德功本乎義不本乎力順之曰聖

逆之曰賊成敗存亡鮮不是則眾不足恃勝不足保武王

一戎奄有九有紂之百克其卒無後故長民者無曰我強

莫予敢九尋邑百萬覆乎昆陽無曰我大莫予敢制陳吳

攘袂齊桓氏大潰武不可翫翫則必窮兵不可廢廢則終凶

故曰天下雖平忘戰集本文粹作兵則危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作

師齊桓矜眾集作振矜九國以離徐偃仁義本邦亦隳傳美止

戈易稱以律古之睿智神武不殺治亂之機繫於杪忽壯

直且順孰云我過旅臣斯箴敢告執鉞

五箴五首并序

韓愈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文粹無此字無勇也予生四

文粹作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

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

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文粹作于下同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

而嬉蚤夜以無為嗚呼予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

之歸乎

言箴

不知人之言烏可與言知人之言默然文粹作焉而其意已傳

幕中之辯人反汝以文粹作汝下同為叛謂在徐臺中之評人反

漢以為傾史時汝不懲邪而嘷嘷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

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廖宜休而悔

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文粹作止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勿思

文粹作弗思

好惡箴

無悖集作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

今見其尤從也為比舍也為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

為媿舍也為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

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

文粹卷之五 王

不思今其老矣不謹集作慎疑而改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集本文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

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唯恐有聞赫

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掩集作

同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

賈憎掩以媒怨汝魯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

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辱則

集作禍亦宜然

懼箴

柳宗元

人不知懼惡可有為知之為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昧

勿思禍至而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幾動乎微

事遷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央道符乃順而起起而

獲禍君子不恥非道之僭非中之詭懼而為懼雖懼焉如

君子不懼為懼之初

憂箴

前人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常則

誰憚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不行

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

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為憂

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乃可

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

前人

今之世為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為人友者
 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
 以為箴既以儆已又以誡人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宋本
承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
 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
 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懼不吾以集作懼中焉可師恥
 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為偶道之反
 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行已箴

李翱

人之愛我我度于義義則為朋否則為利人之惡我我思
 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不思
 乃陷于忒內省不足愧形于顏中心無他苟畏多言唯咎
 在躬若市于戮慢謔自他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禮是持
 自小及大曷莫從集作斯苟遠於集本文此其何不為事
 之在人昧者亦知遷焉及已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
 期書之在側以作集作我師

續虞人箴

元和十五年穆宗時

白居易

唐受天命十有二聖業業惕惕新唐書作咸勤于唐書政
 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
 其生君民朝野唐書作亦克用寧在昔玄祖厥集作訓
 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狂何以驗唐書之曰羿與康曾不

文苑英華 卷九十九

陸雲

是誠終然覆亡故我列聖鑒彼前王雖有畋遊樂不至荒
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為權上心忽悟為之
輟畋故武德業垂二百年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怡集作温顏

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唐書作璟趨以出鷄死握中故開元事

播于無窮噫逐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檉可懼噫

夜歸禁苑朝出皇都豈不樂哉寇戎可虞臣非獸臣不當

獻箴輒思出位敢諫從禽螻蟻命小安危計深苟禪萬一

臣死其心自噫夜歸至此四十九字唐書作審其安危惟聖之慮

六箴并序

皮日休

皮子嘗謂心為已帝耳目為輔相四肢為諸侯已帝苟不
德則輔相叛諸侯亂古之人失天下喪國家集作家國者良由

也身且不能能帝天下乎能主家國乎因為心口耳

目手足箴書之于紳安不忘危慎不忘節窮不忘操貴不

忘道行古人之事有如符節者其在六箴乎

心箴

大化之精孕之曰人大純之華集作靈結集作形之曰心心由

是君身由是臣中既齟齬外亦集作乃紛綸耳厭聞義目惡

觀仁手持亂柄足踐禍門舜為天子舜不得尊其不尊者

與身集作心為臣紂為天子紂乃得尊其得尊者與心為君

天子之外復有尊者乃舜之心將舜之身天子之外復有

卑者乃紂之心將紂之身危乎惕哉臣之諫君苟輔相不

明諸侯不賓君為穢襄臣為賊塵未及於斯良可自勤鳴

呼吾君無忽茲文

口箴

古銘金人謂無多言忽有所發不可不論既有所論復論

集作謂多言中庸之士由茲保身吾謂斯銘未足以珍出為

忠臣言則及君入為孝子言則及親非君與親則宜默云

謗訕之言出入澹淪一息之波流于無垠猜毀之言如臨

帝閭集作出如鈞天鈞天之樂聞于無聞佞媚之言出如絲棼一

入于人治亂不分問謀之言出如鷹鷂鷹鷂之迅一舉凌一作

疾天無嗜于酒酒能亂德集作無嗜于味味能敗德以道

為飲以文為食成吾之名繫乃勉力

耳箴

聽於無聽默默玄性聞於無聞洋洋化源勿恃已善不服

入仁勿矜已藝不敬人文勿聆鄭聲其亂乃神勿信美談

其殛乃身聽謨多害聽妄多敗近賢則聰近愚則聵堯居

九重聽在民耳故得大舜授彼神器勿聽他富熒惑乃志

勿聞他貴隳壞乃義慎正今非慎明古是捨是何適古樂

而已

目箴

愧爾瞭焉集作為吾所視高觀古人有如隣里勿分秋毫

分于邦理勿視邦祿視于人紀惟書有色艷于西子惟文

有華秀于百卉見彼之倨汗甚塗害見彼之賢綿甚葛藟

勿顧厲階紊吾大志勿窺怨府損吾高義入吾明者何人

而已古之忠臣古之孝子上立大業中光信史苟不若是
蜚蜾之類

手箴

惟爾之指屈伸由已勿執亂權勿樹賊子勿秉非道勿持
非理勿擠孤危勿援集作授姦宄慎握吾操俾直於矢慎杖
吾心俾平如砥剪惡如草颺姦如糝為而不矜作而不恃
智如公倕勿為小巧機如偃師勿為奇伎身高道端毫直
國史敬之戒之俟為天吏

足箴

惟爾跣跣為吾所先居必擇地行必依賢勿踐亂堦勿履
利門勿蹈一作踏怨府勿躡禍源鳳凰乃禽不棲凡木鸞虞
乃獸不踐生物惟爾棲踐保茲無忽

動箴

動生於欲行生於為欲則不忘為則不疑吾道未喪予何
不知勿生季世有爵則危勿居亂國有祿必尸住無布怨
去無取唾迹無顯露名勿文粹作無求知聲無取猜譽無致疑
坦道如砥履過蒺藜四海如家去劇繫維日慎一日念集作
言茲在茲

靜箴

冥冥默默惟道之域康不適仁居無悖德勿欺孩孺衣冠
失則勿慢卑隸語言成隙深山雖寂集本文粹作樂豺狼爾極深
林雖安虺蜴爾螫音君不必野唯性之寂止不必廣唯心

大苑先生集

之適勿傲乎名要乎聘帛勿矯乎節取乎禄食躬雖已文

作安若敵鋒鏑味雖已文粹其若含冰蘖成吾淳集本文

風唯靜之力

酒箴并序

前人

皮子性嗜酒雖行止竊泰非酒不能適居襄陽之鹿門山

鹿門山去襄陽南三十里後漢逸民傳云龐公以山稅之

餘繼日而釀終年荒醉自戲曰醉士有醉士傳居襄陽之

洞湖洞湖去襄陽南二十里龐德公之舊隱以船艖上目

也小船載醇酎一甌音眺可往來湖上遇興將酌因自諧曰

酒集作民有酒民頌於戲吾性至荒而嗜於此其亦為聖

哲之罪人也又自戲曰醉士自諧曰酒集作民將天也至

頃不能害醉士酒集作民哉又何必厠絲竹之筵粉黛之

產也襄陽元侯聞醉士酒集作民之稱也訂皮子曰子耽

飲之性於喧靜豈異耶皮子曰酒之道豈止於克口腹樂

悲歡而已哉甚則化上為淫溺化下為醜禍是以聖人節

之以酬酢諭之以誥訓然尚有上為淫溺所化化為亡國

下為醜禍所化化為殺身且不見前世之飲禍耶路鄴舒

有五罪其一嗜酒為晉所殺慶封易內而耽飲則國朝遷

鄭伯有窟室而耽酒集作終奔於駟氏之甲樂高嗜酒而

信內卒敗於陳鮑氏一有之衛侯飲于籍圃卒為大夫所

惡嗚呼吾不賢者性實嗜酒尚懼為鄴舒之僂過此吾不

為也又焉能俾喧為靜乎俾靜為喧乎不為靜中淫溺乎

不為醜禍之波乎既淫溺醜禍作於心得不得不為慶封乎
伯有乎樂高乎衛侯乎蓋中性不能自節因箴以自箴
曰

酒之所樂樂其全直寧能我二本醉不醉於人

食箴并序

前人

皮子少且賤至於食自其糲集作案糲而已未嘗食於鄉

里食於親戚食於州鄙有鄉邑大夫鄧邑去襄陽西二十里春秋曰鄧之南

夫訂之曰子自其梁糲則可矣於鄉里親戚州鄙何有皮

子曰一杯之食至鮮矣苟專其味必不能自抑既不能自

抑日須豐其羞既口須豐其羞則貧也不能無不足因是

妄求苟欲之心生窮貪極嗜之名生且大夫不見前世之

味禍乎故一作羊斟不及華元受其謀龜羹不均子家肆

其禍能踏不熟殺宰夫而趙穿弑雙雞易鶩饋子雅而慶

舍死嗚呼吾不仁者乎誠賴其因集作所欲不可求所嗜

不可得方自其梁糲而已使我生於鍾鼎之家膏粱之門

日縱異嗜年成奇欲未必不為御者之奔華元也子家之

伐靈公也晉靈之殺宰夫也盧蒲葵之殺慶舍也此猶之

貪集作禽獸爭食而死者矣故食於天子者則死其天下食

於諸侯者則死其國食於大夫者則死其

死其家又焉能以鄉里親戚州鄙為讓

食之性不能自節亦猶酒之性也復箴

寧能我食不食於人既復集作食於人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二

外靈公也晉靈之孫宰夫也靈之孫靈舍也此辭之
日燃異習乎如香燭未必不為咄咄之在華示也千寒之
不可得也口其聚酬而日與姓主也輕其之容膏梁之門
舍或與平吾不日香乎結其因其非而燭不可來而香
其酬頭翻不驚殊宰夫而能察燄變候是驚難于報而變
未酬平姑其非羊堪不父華示受其指靈羨不此千寒事
安求尚燭之其非上深食燄習之其非且大夫不具前此之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二

傳一

傳

周大將軍丘乃敦崇傳一首

唐相國兵部尚書梁國公李峴傳一首

唐故東川節度使盧坦傳一首

周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國公丘乃敦崇傳

庾信

崇恒州代郡鼓城縣廣義鄉孝讓里人也昔壽丘建國賜
姓者十二人平陽舉賢登朝者十六人况復大電繞樞流
星入昴派分源別幹其嗣興者乎魏追武皇帝以命世雄
圖飲馬河洛兄弟十人分為十姓雖風吹律丘氏即其一

馬五代祖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營丘郡開國公
于時天道西北既稟謀馬首東去出實資匡贊因以封名
仍爲賜氏與夫南公伯即有連類示則是樂正非無準則
曾祖雙軌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司徒青兗二州刺史范陽
文昭公洛食之始上馬治國登庸之初昇槐論道生則絕
席武宮死則配祠清室夫人太原王氏三世爲將四代爲
公社稷大宗鍾鼎貴族伉儷是歸秦晉疋也祖提使持節
衛將軍駙馬都督河交二州刺史靈壽縣開國公公公子公
孫聲名籍甚增輝增耀弱冠昇朝夫人清廉郡長公主孝
文帝之第二女也王姬有行車服不繫故得衛青上將張
耳賢夫父願使持節大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平陽
開國公食邑四千戶少年習象多見兵書澆沙聚石之
營却日橫雲之陣彎弧則戟破小支抽劍則泉飛枯井夫
人宇文氏周文皇帝之第三妹也母儀令範女師賢哲德
高隆慮義重河陽魏受其終周新其命式墓封墳追旌盛
德乃贈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夫人
贈安德郡長公主遊魂窈結非無廣漢之戚又客思歸唯
有東平之樹自未安以來魏室大壞海水萍飛天呈亂動
禮樂征伐不出於人主舉賢誅暴議在於強臣高丞相驅
率風雲奄荒齊晉我舅氏文皇帝駕馭龍虎據有周秦南
北淪盟東西敵怨既而各受圖書並當珪璧百姓則父南
子北兄東弟西重主則憂親求牛則慮禍大周親戚徧重

茶炭輸之城且下之織室關河嚴隔三十餘年天厭喪亂
人思反德彼之風塵既靜函谷此之冠蓋屢涉漳濱中山
冤枉之餘代郡凋殘之澤並遇革立日咸蒙禮送崇賓兄弟
二人相看氣息親愛凋零方寸久亂恒山殺翮豈望同飛
而安國徒中鬱爲卿相班超絕域遂得生還天和四年至
於新邑朝廷以舅甥之國外內之親乃授賓使持節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安樂縣開國公食邑一千
戶賓得免虎口仍上龍門聲價已高風焱即遠方欲討論
國恥申雪家冤橫尸原野是所甘心時不我與先從朝露
春秋若干衛國興文子之慟長安有詔葬之悲乃贈本官
加少傅蒲虞勳三州諸軍事蒲州刺史以天和六年某月

二 奕於長安之洪瀆原妻青州石氏長城郡君胤子孤光
生妻嫠室卽能有節還成守義崇蒙授使持節大都督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化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昆
季二人同年上將彤廷交映祭戟相臨昔二馮同德繼踵
當官兩杜齊名夾河爲郡比斯榮寵彼將慙色俄然賓疾
奄捐館舍崇兄弟勝衣備罹禍酷同氣長養得及全人今
者來歸更連凶閔每一悲勵行路傷心撫養愛子情深馬
援之慈悲事寡嫂義其顏舍之孝天和六年授大將軍餘
如故龍庭賞出塞之功玉門勞旋師之寵異代同和見之
今日建德二年授使持節都督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忽
忽橫閣但有誦書暖暖重帷惟聞善政清不置水明非舉

燭乃是入境移風非直停事待雨有勅大將軍宜州刺史
廣化郡公崇自夏季無雨以迄於今雖靡神不禱仍未降
感知彼州內獨蒙滂澤諒由大將軍精誠所至憂念郡人
豐稔可希良以爲慰又勅廣化公崇知此存心政術治勤
黎人受委稱職嘉尚無已士人有言非行之難念加勉勗
以致盡善指令宣納抑操賜齊陳物如別宜諭朕懷昔陽
平太守別降紅粟之恩荆州刺史偏蒙衮衣之賜治績尤
異此之謂乎崇清淨爲政帝明爲法人不忍背吏不忍欺
性不飲酒無所嗜欲深沉恬惔喜愠不形文必正詞絃惟
雅曲仁義禮節是所用心緝秩細素愛翫無已當令四郊
多壘尚有公卿之辱鼓擊不息猶勞將帥之謀語其讐耻
唯願橫行死地思其報國不吝身膏原野但今天假之年
時綏之福忠貞之事公其取焉畧書梗槩陳之直史

故相國兵部尚書梁國公李峴傳 李華

梁公諱峴字某其先隴西人曾祖曰吳王太宗愛子也父
曰信安郡王玄宗之大臣肅宗之軍佐也公年二十學道
於大智禪師志深行苦禪師謂曰汝當爲國家陳力緣不
在此也自太子通事舍人五遷爲魏州刺史化行河朔再
遷爲京兆尹歲大水至尊幸溫湯每冬爲恒畿補進奉萬
計公止府縣無所獻上知其箴亮益以重之旬服千里饑
不爲害忠矣哉權臣所排出守零陵再遷御史中丞荆州
等五道副元帥徵爲宗正卿鳳翔太守時兵荒之後兩京

未復公為政人不勞而公賦足智矣哉除尚書左丞禮部尚書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公明賞罰而隱人過下吏不逮

上延威伸此字無令引自謝責而慰安之推德及人剛柔皆

化仁矣哉平訟此字無獄刑察以人情斷以古義正詞匡

直法伸下明矣哉遷吏部尚書平章事以正直進以正直

退貶蜀州刺史遷為御史大夫兼江陵尹節度觀察使入

為禮部尚書宗正卿加黃門侍郎平章事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可謂大臣歟行垂益之道事堯舜之君公志不申元

元失望除太子詹事又歷御史大夫禮部尚書遷吏部領

選江西改兵部復命至南陽詔兼衢州刺史一州之人如

待父母未泰二年八月薨于衢州一州之人如絕乳育天地痛心朝廷悲懷贈太子少師謚曰其兵部尚書少師同

先父之職國家孝治追其世德乎周之興也內有周召外

有伯禽康叔漢之盛也東平入輔聖德巍巍公為股肱衛

侯之哭柳莊曰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公可謂社稷之

臣歟夫子稱閔子騫曰孝哉閔子騫稱史魚曰直哉史魚

宣盛德者一言蔽之與公遊者誅公之德曰柱石天下儀

刑縉紳宋宗一作韓房後惟公一人公享年五十五伯兄岍

戶部尚書統江淮嘗與公並為御史大夫及公之逝伯季

同齒哀哉仲兄岍戶部尚書散騎常侍一門親賢繼美畢

榮盛矣哉公嗣子大理司直孝孤女范陽盧浩妻哀有餘

禮孝因其心孝矣哉哀奉世父尚書公之裳惟自信安歸

于上都跣行號哭三千餘里以大歷二年某月日寔於某
原禮也夫人河南獨孤氏衿焉夫人某官某之女以才淑
禮法聞于邦族公為茂德崇勲之後享大名尊位有令兄
弟有賢夫人有孝男有孝女全美如是雖古烈無之

故東州節度使盧公傳

盧坦字保衡河南人父巒贈鄭州刺史坦少孤初任韓城

縣尉歷宣城一作武縣鞏河南三縣尉其吏河南知捕賊杜

黃裳為河南尹謂坦曰某家子與惡人遊破家產公為捕

賊盍使察之坦抑集作仰曰凡居官終始蕭白祇入俸錢者

雖歷大官亦無厚蓄以傳其能多積財者必剥下以致如

其子孫善守之是天富不道人家也集有若恣其不道

以歸於人坦以為宜故不使察黃裳驚視因使升就集有

坐自此日加重及黃裳為吏部侍郎將授以太常博上會

鄭滑節度使李復表請為判官得監察御史薛盈珍為監

軍使累侵軍政坦每據理以拒之盈珍嘗曰盧侍御所言

皆公我故不違也有善吹笛者大將十余人同啟復請以

為重職坦適在復所復問曰眾所請可許否坦笑曰大將

等皆久在軍積勞亟遷以為集作及右職柰何自薄欲與吹

笛少年集有同字為列耶復告諸將曰盧侍御言是也大將慙

遽走出就坦謝且日向聞侍御言某等羞愧汗出恨無完

可入李復病甚盈珍以甲士五百人入城州人皆駭恐恒

遽止之盈珍不敢違復率盈珍主兵事制以姚南仲代盈

珍方會客言曰姚六六書生豈將才也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中甚剛不能斷監軍若侵之必不受禍自此萌矣若從公喪而西必遇姚大夫吾懼爲所留以及禍遂潛去姚果以牒來請終以不逢得辭及盈珍與姚有隙從事多黜死者王緯觀察浙西兼鹽鐵使請坦爲轉運判官及李錡代請如初轉殿中侍御史錡所行多不循法坦每爭之詞旨深切聽者皆爲之懼累求去不得凡在錡府七年官不改錡惡狀滋大坦慮及難又非可以力爭遂與裴度李約李稜繼以罷去後數年詔追錡入錡遂扇兵上殺留後以留已因發兵取宣州爲其將所擒送斬死順宗皇帝寢疾王叔文居翰林決大政天下慄慄坦說宰相常執誼還白立皇太子以樹國本執誼深納其言將以爲殿中侍御史時御史中丞亦以爲請王叔文使人請坦將以爲員外郎知揚州集作子留後坦假他辭不受叔文不說故事皆不行及王叔文貶出坦遂爲殿中侍御史權德輿爲戶部侍郎請爲本司員外郎尋轉戶部兼侍御史知雜事未久遷刑部郎中知雜事如故赤縣尉有爲御史臺所按者京兆尹密救之上使品官釋之坦時在宅臺吏以告坦白中丞請覆奏然后奉詔品官遽以聞上曰吾固宜先命所司遂使宣詔乃釋數月遷御史中丞賜紫衣分司東都尋歸西臺初上禁絕罷鎮節度使等獻財貨載於赦條時山南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皆罷鎮有所獻坦劾奏

之晟濟美皆白衣待罪上召坦對因曰柳晟閭濟美所獻
皆家財非刻下卿勿劾坦對曰陛下所以布大信于天下
者赦令是也且兩臣首違詔臣職當舉奏陛下不可以失
大信于天下上曰朕既受之矣如何坦對曰出歸有司以
明陛下之德上善之竟為宰相所寢李錡之誅有司將自
淮安王之下墳墓皆毀之宰相不敢言坦奏曰李錡與國
同族其反逆不道身既斬死并殺其子罪塞矣若將追毀
祖父墳墓臣以為不可淮安王有佐命之功且國真又死
王事漢誅霍禹不毀霍光之墳房遺愛伏誅罪不誅於玄
齡此前代及聖朝之故事也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若將易之無乃罪及良臣且傷大體乎上改容曰非卿言
何由知此此字無遂命停毀仍禁樵給伍戶守淮安王之
墳以示不忘其功上策試賢良方正之士有懷書策入者
將深罪之坦奏言四方不明知所犯必以為策辭抵忤宜
輕其責上從之江陵節度使裴約入為僕射行香時將處
常侍諫議之上坦引故事及姚南仲近例以為節集作裴
均怒曰姚南仲何足為例耶坦應曰姚僕射但不是勅使
耳何不足以為例也遂為均所排改右集作庶子坦初為
殿中當杜黃裳為相故累遷凡二十有三月而至中丞及
居官守道正言日聞而人忘其遷之速也集無也字數月宰相
裴垪白以為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節使兼御史
中丞宣州刺史劉闢之逆其婿蘇強坐誅死強兄弘為晉

州從事自免歸人莫敢用坦奏言蘇弘有才行以其弟強
坐誅死劉闢反誅弘與強相去三千里必不通謀以強廢
弘非陛下惜材之意因請弘以為判官上曰假令蘇強當
時不就誅尚且宜隨材而任之况在其兄耶遂得請及在
宣州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說節其價以救人坦曰宣州
地狹穀不足皆他州來若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雖賤則
無穀柰何五字集作如無穀何後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以來者相
望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價集作直人賴以生當塗
縣有渚田久廢坦以為歲旱苟貧人得食取傭可易為功
於是渚田盡闢藉傭以活者數千人又以羨錢四十萬代
稅戶之貧者故旱雖甚而人忘災五年冬遷刑部侍郎充

監使無所與數月轉戶部侍郎判度支坦更歷集作重位

以朝廷是非大體為已務故多所陳請或上封告泗州刺
史薛審為代北水運使時畜馬數百匹有異馬不以獻者
事下度支乃使巡判官往驗之未返上遲之使品官劉泰
昕案其事坦上陳以為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往
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罷免疏三奏上於是遂
追劉泰昕舊賦於州郡者或非土地所有責厚價以市之
他境坦悉條奏各去其所無罷宣歙旨支米收其價以移
之於湖南免江南鹿腊配之鄜汝州以韓重華為代北水
運使開廢田列柵二十益兵三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八

年西受降城為河所壞城使周懷義上言宰相議徙天德
 故城坦以受降城張仁愿所作當磧石得制北狄之要若
 避河流宜退三數里其費不多天德故城北倚山去河甚
 遠失制虜要地非便因使水運使察視遠近利病以圖進
 上使品官强文彩覆之文彩言與坦合上召坦使條陳將
 行之竟為宰相所奪乃出坦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周懷義
 數月憂卒燕重旰代其位遂移天德故城軍士歸怨因殺
 重旰屠其家初坦與宰相李絳議論多合絳藉為已助及
 坦出半歲而絳罷坦至東川盡罷兩稅外山澤鹽并推率
 之籍夷人歌之綿劍二州有通文成州路每歲奏發二千
 兵以防西蕃其實不過一二百人坦乃奏於衝地置戍鎮
 之上誅蔡州詔發兵二千人於安州每步十二

母妻子其有疾者與之藥故兵士皆感恩集而有字無逃者及

薨贈禮部尚書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二

有君而今不守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也文粹因不復

召歸封邑終二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

城唯居中山二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二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

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

本所出子孫最爲二番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

及蒙將軍拔中山二毫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

之毛無聞穎始以二卒見卒字一任使秦之滅諸侯穎

與文粹有功賞不二勞以老見疎秦其集作少恩哉

下邳侯革華傳

前人

下邳侯革華者其先二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犍爲黃帝

時以力見

文粹無此字

召并大司農以其闢土有功又知稼穡

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相繼至周武王時徙桃林冠冕遂

絕其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復其位而加任使焉華父犍

生五年襲先祖爵仕至工輕車都尉華母居長樂有乳哺

之恩越王勾踐時嘗侍女姑蘇臺詩所謂有覺德行者也

犍因引重

一字集作引輕車使至

八行山力不任事遂死於輶轅下

蜀本有主字

上嗟悼命太宰

屠公執刀而以

集作辭之其枝集

支派分離散在他處華子長子也上念其父劬勞而死於

王事封華為下邳侯詔改作大匠治之華集有性堅勁嘔

強難以直御匠以其膏潤之然後去其豪族而加裁割焉

會大原人金十奴與新加人衛斯生相逢薦華於五木大

夫是後稍稍得成其名

嘉之遂釋褐賜墨綬焉華嘗曰

吾辛勤久今方成名得在在集無上左右足矣及獻之果

然華為人善履道別威儀成進止集作趨踏一隨人意上將

駕出遊畋獵馳騁毬擊

示作

射御及交賓接賢禮神祭祀

未嘗不召華俱

文粹作皆往

以事上久之因病

文粹作忽

開口論議

泄露密

集作

旨上由是

以之詔將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

金十奴等令補過之事叙於上上雖納之然亦不甚見重

有泥塗賤處方召使之餘並不得預焉頃之上見其顏色

顛頽哀憊失度上咨之曰下邳侯老而憊不任吾事

集作

今棄於市朝不復召之矣遂棄之而終華無子

文粹作息其繼

者族人矣

哀憊失度此上文粹

今棄於市朝五字表本

太史公曰華之先皮姓王字集

之先出軒轅特蒼

觀鳥跡制文字以其始於皮而聲於

革故從革焉初華

不作自胡而來趙武靈王時集作為趙

見重是後子孫盛丁中國漢書功臣表有羹棗侯革朱者

即其後也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三

傳三

傳

陳子昂別傳一首

田司馬傳一首

陸文學自傳一首

巧者王承福傳一首

毛穎傳一首

革華傳一首

陳子昂別傳

盧藏用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縣人也本居潁州四世祖方慶

得墨翟祕書隱於武東山子孫因家焉世為豪族父元敬

瑰偉侗儻年二陳子昂十以豪俠聞屬鄉人阻饑一朝散

萬鍾之粟而不求報於是遠近歸之若龜魚之赴淵也以

明經擢第授文林郎因究覽墳籍居家園以求其志餌地

骨鍊雲膏四十余年嗣子子昂奇傑過人姿狀嶽立始以
豪家子馳俠使氣至年十七八未知書嘗從博徒入卿學
慨然立志因謝絕門客專精墳典數年之間經史百家罔
不該覽尤善屬文雅有相如子雲之風骨初爲詩幽人王
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爲文宗矣年二十一始東入咸京遊
大學歷抵郡公都邑靡然屬目矣由是爲遠近所籍甚以
進士對策高第屬唐高宗大帝崩于洛陽宮靈駕將西歸
子昂乃獻書閣下時皇上以大后居攝覽其書而壯之召
見問狀子昂貌寢寡援然言王霸大畧君臣之際甚慷慨
焉上壯其言而未深知也乃勅曰桂州人陳子昂地籍英
靈文稱偉擘拜麟臺正字時洛中傳焉其書市肆問巷
吟諷相屬乃至轉相賀鬻飛馳遠近秩滿隨常牒補右衛
胄曹上數召見問政事言多切直書奏輒罷之以繼母憂
解官服闋拜右拾遺子昂晚愛黃老之言尤耽味易象
往往精詣在職默然不樂私有掛冠之意屬契丹以營州
叛建安郡王攸宜親惣戎律臺閣英妙皆署軍麾特勅子
昂參謀帷幕軍次漁陽前軍王孝傑等相次陷沒三軍震
懼子昂進諫曰主上應天順人百蠻向化契丹小醜敢謀
亂常天意將空東北之隅以資中國也大王以元老懿親
威畧邁世受律廟堂弔人問罪精甲百萬以臨薊門運海
陵之倉馳隴山之馬積南方之甲發西山之雄傾天下以
事一隅此猶舉太山而壓卵建瓴破竹之勢也然而張玄

遇王孝傑等不謹師律授首虜庭由此長寇威而殆戰士
夫寇威長則難以爭鋒戰士殆則無以制變今敗軍之後
天下側耳草野傾聽國政今大王冲護退讓法度不申每
事同前何以統衆前如兒戲後如兒戲豈徒爲賊所輕亦
生天下奸雄之心聖人威制六合故用聲爾非能家至戶
到然後可服况兵貴先聲今發半天下之兵以屬王安危
成敗在百日之內何可輕以爲尋常大王若聽愚計即可
行若不聽必無功矣須共成功報國可欲送身誤國耶伏
乞審聽請盡至忠之言凡軍須先比量智愚衆寡勇怯強
弱部校將率士卒之勢然後可合戰求利以長攻短今皆
同前不量力又不簡練暗驅烏合敗後怯兵欲討賊何由
取勝僕一愚夫猶言不可况奸賊勝氣十倍未可當也且
統衆禦奸須有法制親信若單獨一身則朱亥金鉞有竊
發之勢不可不畏人有負琬琰之寶行於途必被劫賊何
者爲寶重人愛之今大王位重又揔半天下兵豈直琬琰
而已天下利器不可一失一失即後有聖智之力難爲功
也故願大王於此決策非小讓兒戲可了若此不用忠言
則至時機已失機與時一失不可再得願大王熟察大王
誠能聽愚計乞分麾下萬人以爲前驅則王之功可立也
建安方求關士以子昂素是書生謝而不納子昂體弱多
疾感激忠義嘗欲奮身以答國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參預
軍謀不可見危而惜身苟容他日又進諫言甚切至建安

謝絕之乃署以軍曹子昂知不合因籍默下列吏一作但羨

掌書記而已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數首

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

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時人莫知之也及軍罷以父老表乞

罷職歸侍天子優之聽帶官取給而歸遂於射洪西山構

茅宇數十間種樹採藥以為養嘗恨國史蕪雜乃自漢孝

武之後以迄于唐為後史記綱紀粗立筆削未終鍾文林

府君憂其事廢子昂性至孝哀號柴毀氣息不逮屬本縣

令段簡貪暴殘忍聞其家有財乃附會文法將欲害之子

昂荒懼使家人納錢二十萬而簡意未塞陳集作已數與曳就

吏子昂素羸疾又哀毀杖不能起外迫苛政自度力氣恐

不能全因命著自筮卦成仰而號曰天命不佑吾其死矣

於是遂絕年四十二子昂有天下大名而不以矜人引斷

強毅而未嘗忤物好施輕財而不求報性不飲酒至於契

情會理兀然而醉工為文而不好作其立言措意在王霸

大畧而已時人不之知也尤重交友之分意氣一合雖曰

白刃不可奪也友人趙真固鳳閣舍人陸餘慶殿中侍御

史畢構監察御史王無競亳州長史房融右史崔泰之處

士太原郭襲徵道人史懷一皆篤歲寒之交與藏用遊家

久飽於其論故其事可得而述也其文章散落多得之於

人口今所存者十卷嘗著江上丈人論將磅礴機化而與

造物者遊遭家難亡之荊州倉曹槐里馬擇曰擇昔從父

友王適獲陳君忻然忘我幼齡矣榆關之役君籌其謀戎
安累年不接晤語聖曆初君歸寧舊山有挂冠之志予懷
役南遊遘茲歡甚幽林清泉醉歌絃詠用覽所記條徧岷
峨予旋未幾陳君將化悲夫言絕道冥杳然若喪之幾延
陵心許而彼已亡天喪斯文我恨何及君故人范陽盧藏
用集其遺文為序傳識者稱其實錄嗚呼陳君為不忘矣
遂為贊曰岷山導江回薄萬里浩瀚鴻濛東注滄海靈光
氛氲上薄紫雲其瑰寶所育則生異人於戲才可兼濟屈
而不伸行通神明困於庸豎子曰道之將喪也命矣夫

田司馬傳

于邵

馬姓田氏名某字某其先蓋自齊諸田之裔遠代仕漢
徙家於秦世一作今為京兆茂陵人也生而岐嶷七歲能誦

詩遂通諸經齒太學數歲不上第因左常侍王倕授職西
河之地乃喟然而嘆謂同舍生曰大丈夫立身致位不在
於此徒索長安米耳遂投刺王公見而奇之數日酬對以
為必可用也遂表隨軍要籍從事耳目甚有裨補居無何
公罷將軍下勢祿乃不及亦無愠色御史大夫哥舒翰兼
統五原雅知其人得之甚喜表清勝府別將非其好也人
皆歎屈獨不以介意驟改永平府左果毅長松府折衝雖
從列叙亦不出牙幢之內矣天寶中士馬殷富國用仰給
哥舒公得黷武於河隴之間橫行青海河收九曲西拓蕃
境數千里置亭候郡邑創鄯城郡於河源軍又隸臨蕃縣

由是選舉能吏以充員位者見善如不及臨蕃介在大作一
天府尤難其所被斟酌者蓋百余輩人人自以為得令
而哥舒公決策取之招輯新附承上接下罔有不悅其聲
洋洋播於遠近會安祿山以范陽叛潼關失守有詔御史
中丞郭英乂專制隴右未及下車表渭州隴西縣令實資
舊跡撫我凋甿曾未浹年風俗大變郭公嘗按部至邑見
其治理褒歎久之不以禮物為隔時一作為公道見合下
榻宴慰累日方還今閬州刺史馬雄參謀軍事亦慕之良
也時有序述滿歲鳳翔尹李鼎復兼隴右以秦渭臨洮餉
饋不繼發漢陽之賦以資之遂舉知長道縣事仍表請起
拜清要固辭不獲隨牒員來在公之勤歲寒不易嘉聲美
政益震於曩時自是日慎一日謙而致讓者至於數四特
特進鴻臚卿兼刺史太原王公勞於取人逸於用人前後
褒貶無有不當田公雖讓德有餘而王公渴日不足遂舉
攝司馬仍知縣事聊以為喻且俟後命書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田公有焉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王公有焉故
人歌之曰二公更事闔境之庇二公其休誰其為嗣君子
聞之曰漢陽之郊政有經矣昔有巫宓卓魯亦由今之視
昔雲霄之望豈徒然哉邵黍春秋之徒實採輿人之誦執
簡以往為之傳云

陸文學自傳

陸子名羽字鴻漸不知何許人也或云字羽名鴻漸未知

孰是有仲宣子孟陽之貌陋而有相如子雲之口吃而爲人
才辯爲性褊躁多自用意朋友規諫豁然不惑凡與人宴
處意有所適一作擇不言而去人或疑之謂生多瞋又與人
爲信縱冰雪千里虎狼當道而不讐也上元初結廬於茗
溪之湄閉關讀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談讌求日常扁舟
往來山寺隨身唯紗巾藤屨短褐犢鼻往往獨行野中誦
佛經吟古詩杖擊林木手弄流水夷猶徘徊自曙達暮至
日黑興盡號泣而歸故楚人相謂陸子蓋今之接輿也始
三歲一作載惇露育於境陵太師積公之禪自九歲學屬文
積公示以佛書出世之業子答曰終鮮兄弟無復後嗣染
衣削髮號爲釋氏使儒者聞之得稱爲孝乎羽將授孔聖
之文公曰善哉子爲孝殊不知西方染削之道其名大矣
公執釋典不屈子執儒典不屈公因矯憐撫愛歷試賤務
掃寺地繫僧廁踐泥圻躋負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竟
陵西湖無紙學書以竹畫牛背爲字他日於學者得張衡
南都賦不識其字但於牧所做青衿小兒危坐展卷口動
而已公知之恐漸漬外典去道日曠又束於寺中令芟剪
卉莽以門人之伯主焉或時心記文字懵然若有所遺灰
心木立過日不作主者以爲慵墮鞭之因歎云恐歲月往
矣不知其書嗚呼不自勝主者以爲蓄怒又鞭其背折其
楚乃釋因倦所役捨主者而去卷衣詣伶黨著譚談三篇
以身爲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戲公追之曰念爾道喪

惜哉吾本師有言我弟子十二時中許一時外學令降伏

外道也以吾門人衆多今從爾所欲可捐樂工書天寶中

郢人酺於滄浪邑吏召子為伶正之師時河南尹李公齊

物黜守見異提手撫背親授詩集於是漢污之俗亦異焉

後負書於火門山鄒夫子別墅屬禮部郎中崔公國輔出

境陵因與之遊處凡三年贈白驢烏幫一作犂牛一頭文

槐書函一枚白驢幫牛襄陽太守李愷云澄見遺文槐

函故盧黃門侍郎所與此物皆已之所惜也宜野人乘蓄

故特以相贈洎至德初秦一作秦人過江子亦過江與吳興

釋皎然為緇素忘年之交少好屬文多所諷諭見人為善

若已有之見人不善若已羞之忠言逆耳無所迴避繇是

俗人多忌之自祿山亂中原為四悲詩劉展窺江淮作天

之未明賦皆見感以當時行哭涕泗著君臣契三卷源解

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八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曆官記

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上中下三卷並貯

於褐布囊上元年辛丑歲子陽秋二十有九日

坊者王承福傳

韓愈

坊之為伎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

而盡聞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

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

手鋟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

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坊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

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

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

有者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

也故君者理我所以出令二字蜀本作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

化者也任有大小集作大小唯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

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饒以嬉夫饒易能可力焉

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

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

也吾特集作故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饒以入貴

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

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

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集有則字曰死而歸之官

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而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非

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耶非多行

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耶十字蜀本作知其不可能而強為之者耶

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蜀本有之字者耶抑豐悴有時一去

一來不可常者耶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

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

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

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集有也字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

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

從而思之蓋贖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

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楊朱之道不肯拔我一毫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蓄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者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集作忘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

毛穎傳

前人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理集本文粹作治東方土閣本作吐

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土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醜世

傳當殷時居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姪娥騎蟾蜍

八月其後代遂隱不仕或文粹無此字云居東郭者號東郭曰

醜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集作從謀而

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使二本無此字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

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

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

而長鬚八竅而跌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

其遂妻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毫載穎而歸獻俘

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

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使

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

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乃至一字文粹

三十二年刊

作及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

簿書市井貨錢註記唯上所使自秦始皇及太子扶蘇胡

亥丞相李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集作

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

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遷文粹中書令與上益狎

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

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蜀本罷穎與絳人陳玄

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

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未嘗恠焉後因進見上將有

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暮畫不能稱上

意上喜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粹文

文苑英華卷第七十一日九十四

傳三

傳

宋清傳一首

種樹郭橐駝一首

童區寄傳一首

梓人傳一首

李赤傳一首

長恨歌一首

宋清傳

柳宗元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

清氏清優王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譽清

疾病死瘍者五字蜀本作信亦皆藥就清求藥冀速已清

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

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久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

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者集無者字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佛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眾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者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瘵辱得不死亡者眾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非市道人也標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巳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

前人

郭橐駝不知始文粹有自字何名病僂隆文粹作癘然伏行有類橐

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視恂慕莫

能如集本文也辨作如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之壽且孳也

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耳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

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

其時也若子其罾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

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文粹有不抑耗其實

而已非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

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集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

殷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瓜其膚以驗

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

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

為矣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

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

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

穫蚤繰而絲二本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

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文粹殫饗以勞吏者且不得

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曰嘻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

養人術文粹作而得養人傳其事以為官戒也文粹無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

鬻賣以覲其利不足則盜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

者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

取么弱者漢宮因為已利苟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
 戶口滋耗少得自脫唯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
 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之童寄者柳州蕘牧兒也行牧且
 蕘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
 南越中謂野市為虛為集作日寄偽兒啼恐慄為兒怕狀賊易之對飲酒
 醉一人去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
 力上下集作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
 駭將殺僮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
 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
 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
 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
 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是者因大號一虛皆驚
 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
 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而兒幼愿耳
 刺史顏証竒之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
 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
 計殺二豪豈可近耶

梓人傳

前人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
 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礪文粹斲之器問其能曰吾
 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
 役焉捨我眾莫能就一宇故食于官府吾授祿三倍作於

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床闕足而不能理
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
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
刀鋸皆圜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
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
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
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盡
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
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
用之功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
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
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
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
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
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
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帥郡有
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文粹有力者二字胥吏及其下皆有
耆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被佐
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
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
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
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

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文粹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

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

不侵眾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

眾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

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迹而

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

執事之勞動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

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

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術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

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

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

引之短長姑奪眾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

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

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

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

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

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

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

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

非我罪也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

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

潛其名

李赤傳

前人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焉間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取鋒雪飢之赤不肯文粹有服字有問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臍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中走去赤怒文粹有其女二字曰汝無道吾將從我妻汝何為者亦乃就牖間為書輾而圖封之又為書博封之訖如側爰其友從之見赤軒厠抱甕詭笑而厠視勢且下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宇之餘中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厠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厠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厠遂行宿二十里夜赤又如厠爰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污眾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文粹作飲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厠舉其床捍文粹作拚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眾發墻以入赤之面陷不繫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誦呪術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厠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為書讀之與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

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_一匹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固是
廁鬼耶赤之名聞江湖問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
於恠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君清都其屬意
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
赤者幾何人耶反脩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
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

長恨歌傳

陳鴻

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紉于旰食宵衣
政無大小始委於右丞相相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先是
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_一妬_一次即世宮中雖良家子千數
無可悅目者上心忽忽不_一繼_一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

外命婦熠燿景從浴日餘_一以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
間上心油然而有所遇顧_一川作文粹顧遇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

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于壽邸既笄矣鬢髮
賦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
賜藻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
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香_一裳羽衣曲以導之定情之夕授
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_一步_一搖垂金璫明年冊為貴妃半
后服用繇是冶其容敏_一詞_一婉變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
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_一嶽_一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
輦居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
八十一御妻槩后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

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艷尤態致是蓋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叔父昆弟川文粹作仲皆列

位清貴爵為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宮車服邸第與

大長公主侔矣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

師長吏為之側目故時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

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為門上楣其人心羨

慕如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

兵嚮闕以討楊氏為訶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

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是

錯以謝天下國忠奉鬻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

上問之當時敢言請以貴妃塞天下怨上知不免而不

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倉皇展轉竟就死於尺

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受禪靈武明年大赦改元

大駕還都尊玄宗為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于西內

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萋開宮槐

秋落梨園弟子玉琯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

左右歔歔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不能得適有

道士自蜀來知上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

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

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

極天川文粹作大海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闕西廂下有

洞戶東嚮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

鬟童女出應其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
衣侍女又至詰其所從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
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于時雲海沉沉洞天日曉川
作晚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歛足拱手門下久之而
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
鳳寫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
四載已還事言訖憫默指碧衣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
使者曰爲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
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固徵其意復前詭致詞請當時一
事不爲他人聞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負新垣
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
載侍輦避暑於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夜秦人
風俗是夜張錦繡陳飲食樹瓜華焚香于庭號爲乞巧宮
掖間尤尚之時夜殆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凭肩
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
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
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
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安無自苦耳使者
還奏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宮宴駕
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于藍屋鴻
與琅邪王質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遊仙遊寺話及此事
相與感歎質夫舉酒於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

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于世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樂天因為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者也歌既成使鴻傳焉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爾

此篇又見麗情集及京本大曲頗有異同並錄于後
開元中六符炳靈四海無波禮樂同人神和天子在位歲久倦乎肝食始委國政于右丞相端拱深居儲思國色先是元獻皇后武惠妃皆有寵相次夢謝宮侍無可意者上心忽忽焉不自樂時歲十月駕幸驪山之華清宮浴于溫泉內外命婦媚耀景從浴曰余波賜以湯浴靈液不凍玉樹早芳春色澹蕩思生其間上心油然恍若有遇顧宮女三千粉光如土使搜諸外宮得弘農楊氏女既笄矣絳雲生鬢白雪凝膚渥飾光華纖懷有度舉上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上見之明日詔浴華清池清瀾三尺中洗明玉蓮開水上鸞舞鑑中既出水嬌多力微不勝羅綺春正月上心始允自是天子不早朝后夫人不得侍寢時省風九其詞歌舞談笑婉變便佞以中上心故以為上宮春色四時在日天寶中後宮良家女萬數使天子無顧盼意叔父昆弟皆為通候女弟富將王室車服制度爵邑邸第與大長公主作矣恐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為之側目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竊弄國柄獨胡亂燕二京連陷翠華南幸駕出都西門百余里六師徘徊擁戟不行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之國忠奉鬻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寒天下之怒上慘容但心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拜於上前回眸血下墜金鈿翠羽於地上自收之嗚呼蕙心純質天王之愛不得已而死於尺組之下淑向母云其美必甚惡李延年歌曰傾國復傾城此之謂也既而玄宗狩成都肅宗受命靈武粵明年大赦改元大駕還都駐六龍於馬嵬道中君臣相顧日月無光不翼曰父子堯舜天下大和太上皇就養南宮宮槐夏花梧桐秋雨春日遲遲兮恨深冬夜長兮怨急自死之日齋之月莫不感皇容悼宸衷每朱樓月曉淥池冰散梨園弟子玉筍一聲聞電裳羽衣曲則天不怡侍兒掩泣三載一意其念不哀自是南宮無歌無之思求諸夢而精魂不來求諸神而致誠莫敢成都方士能乘氣而遊上清感皇心追念揚貴妃不已乃上大羅天入地府目眩心搖求之不見遂駕

琅與張雲蓋浮碧落東下海中三山遂入蓬萊宮中金殿
 西廂有洞戶闔其門署曰玉真大妃院扣門久之有青衣
 玉童出方士傳漢天子命既入瓊扉重闔悄然無聲方士
 息氣重足拱手門下海上風微洞天日暖乃見仙女數人
 相隨出戶延客至玉堂上褰九華帳有一人冰雪姿美
 蓉冠露綃帔儼然如在姑射山前揖方士傳漢天子命言
 未終退立慘然憶一念之心復墮下界因泣下使青衣小
 童取金釵一股鈿合一扇奉太上皇苟心如金堅如鈿上
 為天人下為世人重相見時好合如舅方士受其信將行
 色有不足玉妃固徵其意後前跪致詞曰請付當時一事
 不聞於人者驗於漢天子畏金釵鈿合負新坦平之許也
 仙子欽容低有合羞而言曰昔天寶六年侍輩避暑于驪
 山宮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是夜張錦綉綺
 綺樹瓜花陳飲食焚香于庭謂之乞巧三拜畢縷針於月
 絳線于裳夜方半歇侍衛於東不西廂獨侍於帝馮肩而玄
 相與盟心誓曰世世為夫婦誓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
 知之方士還長安奏于太上皇甚感自悲殆不勝情
 嘻女德無極者也死生大別若口也故聖人節其慾制其情
 防人之亂者也生感其志死溺其情又如少何元和年冬
 十二月大原白居易居易慰于盤羣予與琅邪王質夫家仙游
 谷因暇曰携手入山質夫於道中語及於是白樂天深於
 思諸也歌有出世之使漁傳以鳴所性事也濤精而感人也深故為長
 有玄宗內傳今在予所據王質夫說之爾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四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五

傳四

傳

李紳傳一首

郭常傳一首

馮燕傳一首

燕將傳一首

張保臯鄭年傳一首

蔡襲傳一首

何武傳一首

李紳傳

墨數十行

黑浙本文
粹作累

沈亞之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遊晝夜錡能其才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疾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堅為言不入又不得去會留後使王澹專職為錡具

行錡蓄怒始發於澹陰教士食之初士卒當勞賜者皆會

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以至日三字集作次至中軍士

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既文粹作以至中貴人

脅曰爾寧遂眾欲寧飽眾腹曰請所欲曰為我眾書報天

子幸得復錡位貴人懼偽諾之召書記以疏聞紳聞之亡

入錡內匿眾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錡益怒急召紳

授紙筆令操書上牘紳坐錡前佯惴怖戰管搖紙下札皆

不能字輒塗去黑數十行又如是幾盡紙錡怒罵曰是何

敢如此汝欲下從而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

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

死若在前三字集作幸耳錡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旁

一人為錡言曰聞有許侍御集作御史縱者充能軍中書紳不

足與等請召縱縱至錡銳文粹有自舉授詞操書無不可

錡意遂幽紳於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亞之二字

集本作資曰李錡之賊江棗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中

山劉騰為書以大之而紳之跡未及稱且紳職錡肘腋下

舉動顧盼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眾手而紳亦不顧而曉

然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馬燕傳

前人

馬燕者魏豪人父祖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專麗情作為

擊毬聞雞戲魏市有爭財聞者燕聞之往搏殺不平遂沉

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雞毬相得時相

國賈公眇在滑能燕才留屬軍中集作中軍他日出行里中見

戶傍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室焉集作之

其夫滑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毆妻妻黨皆怨望會嬰

麗情集有嬰暮二字從其類飲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

開戶納嬰以裾蔽燕燕卑脊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中墮

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暝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

燕熟視斷其妻頸遂持巾去明旦嬰起見妻毀死愕然欲

出自白嬰隣以為妻嬰殺留縛之趣集作趨告妻黨皆來曰

常嫉毆吾女廼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事即

其他殺而集無安得獨全耶共持嬰且百餘答遂不能言

管家收繫殺人罪莫有辯者強伏其辜麗情集司法官有與字小

吏持扑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圍匝千有餘人有一人

排看者來呼曰集有且字無令不辜死者吾竊其妻而又殺之

當繫我吏執有言人乃燕也司法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

對賈公以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義之下詔凡滑城

死罪皆免亞之二字集曰余尚大言二字集作而又好叙

義事其賓黨耳目之所聞見而者一作為余道元和中外郎

劉元鼎語予真元年中集無此有集作馮燕事得傳焉嗚

呼淫惑一作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而燕殺不義白不

辜真古豪矣

燕將傳

杜牧

談集本文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中豪

健善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山名契丹路後

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

季安合集本文粹作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

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為之集有禁字何其徒有超佐伍

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夫集作矣哉

兵决出格沮者斬忠集本文粹有其字時為燕使魏知其謀乃入

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

取夏集作吳筭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

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

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今若

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如下且能不恥於

天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

舉涉河鑿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

而後魏是上不下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

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

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苦集本文粹作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

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趙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

受執事若能陰解牌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

為符信此乃使魏比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有集作焉

角夫之耗於魏獲希集作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魏集作

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

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縣名屬冀州忠

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
 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
 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
 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
 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為
 予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掛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
 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
 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
 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旦視趙不
 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
 于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
 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
 則柰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
 之甲一人未度集作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買集作賣恩於
 趙敗忠于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
 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劉濟
 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軍集作畢出後者醢以徇
 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東鹿二縣屬深州殺萬人暴
 卒于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
 十二德州管平原安陵長河棧州管獻次冬誅齊三分其
 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
 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集本作地復合且建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
滔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徃徃弄兵者抵集作目

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為無事自元和以來

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二萬

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東

粹有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

為騎鼎立相視可為強矣然從史繞塹五十里萬戟自護

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為逐客蔡人被

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簇忽如

搏鴉一可支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

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墻太山壘

大河精甲數億鈐劍其扼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潭趙地名西

六十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

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總計必平章於大臣鋪

樂張獵未嘗戴星徘徊顧集作之臣顏澁不展縮衣節

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更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

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

壽後世其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

數月已來未聞先生之言今者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

春劉摠出熱卒于趙忠護總喪未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

至御史大夫忠第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塋于絳常

往來長安間元年孟夏集本某遇於馮翊屬縣北衛集本

文粹
中因吐其况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
學春秋者焉

張保臯鄭年傳

前人

新羅人張保臯鄭年者自其國來徐州爲軍中小將保臯
年三十鄭年少十歲兄呼保臯俱善鬪戰騎而揮槍其本
國與徐州無有能敵者年復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
角其勇健保臯差不及年保臯以齒年以藝常齟齬不相
下後保臯歸新羅謁其王曰遍中國以新羅人爲奴婢願
得鎮清海新羅海路之要使賊不得掠人西去其王與萬人如其
請自大和後海上無鬻新羅人者保臯既貴於其國年錯
寔去職饑寒在泗之漣水縣一日言於漣水戍將馮元規

曰年欲東歸乞食於張保臯元規曰爾與保臯所挾何如
柰何去死其手年曰饑寒死不如兵死快况死故鄉耶年
遂去至謁保臯保臯飲之極歡飲未卒其國使至大臣殺
其王國亂無主保臯遂分兵五千人與年持年泣曰非子
不能平禍難年至其國誅反者立王以報王遂徵保臯爲
相以年代保臯天寶末安祿山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
祿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後旬日復詔李臨淮持節
分朔方半兵東去趙魏當思順時汾陽臨淮俱爲牙門都
將二人二字集作不相能將萬人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

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去計未决新唐書有詔至分汾

陽兵東討唐書作詔臨淮分汾臨淮入請曰一死固其乞

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計集作伐豈懷私忿時耶悉召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約束及別執手泣涕相勸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力知其心不畔知其材可任後心不疑兵可分平生積忿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短知其材益難也此保臯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投保臯必曰彼貴我賤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殺我保臯果不殺此亦人之常情也臨淮分兵詔至請死於汾陽此亦人之常情也保臯任年事出於已年且饑寒易為感動汾陽臨淮平生抗立臨淮之命出於天子角集作權於保臯汾陽為優此乃聖賢遲疑成敗之際也彼無他也仁義之心與雜性集作情並植性性勝則仁義滅仁義勝則雜性銷彼二人仁義之心既必復資之以明故卒成功世稱周召為百代人師周公擁而搢子而召公疑之以周公之聖召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召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雖召公尚爾况其下哉語曰國有一人其國不亡夫亡國非無人也其未亡時賢人不用苟能用之一人足矣

蔡襲傳

李磻

蔡襲者自言裨將也不詳其氏族源胄至襲居北部振武軍學擊劍沉勇好奇謀功名初無知者嘗任氣與人鬪而斃之時故司空劉沔以右僕射為振武節使聞之收襲繫獄將杖殺之經宿而死者復蘇故襲得免死謫役數年沔

移鎮河東武宗初匈奴犯邊詔沔河東及諸道兵出征襲
聞邊方有事將因之以立功乃逃其所務來叩沔曰往君
免襲之死是明公屈法申恩而襲之大幸也今天兵有伐
於北虜竊願施犬馬之勞於軍前上得以酌君之恩下乞
以自補其惡死生畢矣沔聞而壯義之命厠諸卒官軍至
大寧聞匈奴已入振武界時大和公主在蕃多年又聞振
武欲奪公主沔恐公主為振武所得蓋已功籌策未知所
出諸將吏莫能謀襲乃請詐為捕逃者至匈奴營動搖令
入河東界沔深然其計遂遣襲往襲至匈奴所揚言云振
武鎮守欲殺汝曹河東劉_快射是招撫使若不移必為振
武所害匈奴有得此語者遽歸寧武遂移部曲_{入字一作}
_{遽歸單于}

部曲次于屈越城西已在河東界去官軍猶二百餘里

襲歸告沔欲奏恐詔問須生口為據襲又獲生口十二人
馬十五疋主帥乃具事上聞自後屢有詔令奪公主沔患
匈奴衛帳遠欲其近又不能襲遂請以糞糧入蕃招引沔
從之襲至蕃中見公主公主流涕告以北蕃破亡疾饑孤
危無告襲對曰聖明在上公主何不與單于議同入奏以
困急耶公主曰此已曾議單于為我去必不還事已不諧
矣言畢襲請對單于謁者高達干曰單于是離本國復作
後中路_{一有}不宜與使相見有故但可與蕃相論之襲遂
見蕃相相曰吾病饑竄亡唐不我恤今日唐使來幸得無
可懷襲對曰為不知單于消息捕得匈奴十二人詰問方

知在唐界外數月河東劉僕射令以糈糧一十橐馳寄公
主單于宰相兼遣詔命如能南下則所置竭易相助也今
部落甚遠安知早歎如此蕃相曰人不曉公法昨者饑莩
不得已有所犯于今日汝必以此故來誘殺我遂推襲出
帳令步卒以弓弩圍繞曰不露情必當射殺襲曰國家實
命招恤如信即往疑蓋走諸蕃後悔亦無及矣今霍我何
益蕃相曰我若徒走諸蕃亦何悔襲曰單于大蕃與唐爲
親有舅甥之恩輔車之勢破亡祇宜歸唐反入諸小蕃若
爲小蕃所蔑安得不悔蕃相乃曰我今歸唐但恐汝上誤
我汝若真招徠當爲我重約誓襲曰凡作誓者急則萬端
襲之爲誓異於是遂引手蕃相前請斷左手腕以爲誓顏
色不動辭令甚壯蕃相不許曰且爲我劈心出血後自飲
之亦足爲信襲乃於心上出血置跪中而誓曰我若誤汝
入唐境而携貳心天必殛誅烹醢分擘言畢飲盡器中血
匈奴乃信遂移帳至雲州北塞谷山東與官軍相距六十
里後又詐稱戈獵侵掠振武不利引歸襲在虜庭多日恐
不得歸乃誑單于相云更於雲朔州爲蕃國取糈糧因遂
得歸具告沔以誘得匈奴近塞兼匈奴新劫振武還兵勞
瘁又以唐家招徠不設備若奪公主必宜乘時疾往沔許
諾命將校石雄王峯等與襲皆至單于帳合圍大破之襲
突入帳中挾公主於馬上出十數步恐官軍不知誤傷乃
呼曰此乃公主也石雄聞以步卒三十人奪之歸公主至

河東悉訴其事於劉沔又嘗書襲名於尺素中許以上聞
又言於監軍呂義忠曰無蔡襲吾不生還矣其智如此公
主既歸京師沔加司空石雄受天德軍防禦使唯襲非大
君所知主帥不為奏公主亦竟不能為言功業籌策遂隨
而不顯而河東絕滅匈奴至今邊塵晏清者本襲運籌之
力也會昌二年劉稹據上黨反揚弁於大原乘間拒命見
獲四年上黨平今上大中四年南山党羗反自會昌二年
及今征伐襲並有勲績其功皆錄在河東簿書惟破匈奴
為首功而為人所掩耳至今部曲將校無不稱其智勇李
磎曰甚矣功名之見沉也一至於此然古人嘗稱位可排
而名不可奪矣由蔡襲以言之其可奪耶其不可耶始余
於京洛間聞說者多稱劉石有破虜之功及至大原聞蔡
襲方知為舉代之惑也悲夫功業卓然尚可掩抑况才藝
耶余念其勤而無益故詳足其事為傳云

何武傳

皮日休

何武者壽之驍卒也故為步卒將戍隣霍岳岳生名舜昌
切有負其販者多強暴民民不便必愬其集作將武之至
矣責其強暴者盡擒而械之俟簿圍將申壽守請殺之強
暴之黨懼且死乃誣愬武于壽守且曰不順守命擅生殺
于外壽之守嚴悍不可犯苟聞不便於民雖劇寮貴吏得
皆辱殺之至是聞武罪如乳虎遇觸怒螻遭傷其將害也
可知已乃命勁卒將命奉武至府武固集作知理可伸不

秦守嚴悍必當受枉刑乃樂而俟死矣至則守怒而責武以其過武善媚對又支體魁然乃投石拔距之類集作狀在之事

也守雅愛是類翻然釋之絀其職一級武曰吾今日不歸地下真守之賜也請得以命報居未久壽之指邑曰樅陽

即今盛唐縣野寇四起其邑將危武請於守曰此真某畢命之秋也守壯之復其故職奏命為貳將武領偏師自間道入

樅陽不意伏盜發於一作嶠叢翳間兵盡駭逃武獨闔死日休曰武之受謗不當其刑况其死乎如非武心者縱免死

其心不能無憤也况感分用命哉嗚呼古之士事上遇謗當職遭辱苟其君免之必以憤報破家亡國者可勝道哉

春秋弑君三十六其中未必有不由是而致者也武一卒獨有是心嗚呼今之士事上當職苟遇讒集作謗遭辱無

是心者吾又不知武一卒也

Blank columns with vertical lines.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六

傳五

傳

無心子傳一首

負笨者傳一首

仲長先生傳一首

五斗先生傳一首

强居上傳一首

醉吟先生傳一首

江湖散人傳一首

甫里先生傳一首

書李賀小傳後一首

李夫人傳一首

楊烈傳一首

竇烈女傳一首

趙女傳一首

無心子傳

并序

王勣

集作續

東臯子始仕以醉儒罷鄉人或謂之東臯子不屑也退著

無心子以見趣焉

集作云

無心子寓居於越越王不知其天人也拘之仕無喜色泛

越

集此無字

若而從越國之式

新唐書作法集作載

曰有穢行者不耻俄

而無心子者以穢行聞於王王黜之無愠色退而將遊于

茫蕩之野適勤之邑而遇機士機士撫髀而歎者三曰嘻

子賢者而以罪廢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受教無心子曰

爾聞蜚廉氏之馬說乎昔者蜚廉氏有二馬一者朱鬣白

毳龍

集作體

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鞍竟以熱

集作藝

死

一者重脰昂尾駮頸貉膝跂齧善蹶棄而散諸野終年肥

遁是以鳳凰不憎山栖蛟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羅

惠聖人不避穢而養生唐書作清東臯聞之曰善哉不可以加

之矣

負笈者傳

前人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

講罷程生薛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收嘆曰不及伏

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笈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

吾子何嘆也薛生曰叟何為者而徵吾歎負笈者曰夫麗

朱者丹附墨者黑蓋累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

猶有嘆是六府五藏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生曰收聞之

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氏畫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久

文粹

一作文王繫辭

以為文王病也吾是以嘆

集作疑

負

笈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未畫卦

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
不森乎何勞乎而費一作事也一作畫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
之機分張大和磔裂元氣使天下智詭之道逆出曰我善
言彖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為剛柔同異之說
以駭人志於是智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
者也安得羸嘆而嗟文王乎負其筭而行追而問之居與
姓字集本文粹作名不答而去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仲長先生傳

前人

先生諱子光字不曜自云洛陽人也往來河東傭力自給
無室廬絕妻子開皇末始菴河渚間以息身焉十餘年集有

閣以賣藥為業人莫知之也汾陰侯生以筮著集有因游

河渚一覩而伏

集作服

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

令至者皆親謁先生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及河
渚先生傳以自喻識者有以知其懸解也人有請道者則
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文中子比之虞仲
夷逸

五斗先生傳

前人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遊於人間有以酒請者無貴賤皆
往往必醉醉則不擇地斯寢矣醒則復起飲也常一飲五
斗因以為號焉先生絕思慮寡言語不知天下之有仁義
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來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故萬物
不能縈心焉嘗言曰天下大抵可見矣生何足集作養而

稽康著論途何爲窮而阮籍慟哭故昏昏默默聖人之所
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强居士傳

釋皎然

人生性靜而遷乎可欲可欲萌乎憂喜者病之源

一作也

故至人觀其靜見萬物之真觀其動見萬物之遇客有强
君隱士之儔也理照涵俗寄於和扁之伎而時人無能知
者予嘗問君以醫之術君對曰夫妙有統於心而通於物
理其靜爲性其照爲覺覺也者日月之謂乎性也者太虚
之謂乎故理世爲儒可以敷五典理性爲釋可以越四荒
一作四流理病爲醫可以空六腑使定命可追業疾可亡而世
教罕能代之故醫王未悉辨也予曰至哉斯言命小乎志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爲誰也官
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
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
餒年雖老未及昏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
多與之遊遊之外栖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
如蒲爲空門友平泉客常楚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
友安定皇甫朗之爲酒友每一相遇欣然忘歸洛城內外
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壑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
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

泊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
夕好事者相遇集作必為之先拂酒壘次開詩篋詩酒既

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

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揚柳枝新

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醅酏而後已往往乘興履一作及鄰

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輦適野輦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書

數卷輦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

興盡而返如此凡十年山間二字集作賦詩約千餘篇日

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姪慮

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再至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

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於

藏潤屋買禍危身奈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

傾財破產以至於妻子凍餒奈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

削食鍊鉛燒末以至於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今吾幸不

好彼而自適盃觴諷詠之間放即集作放矣庸何傷乎不

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

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

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

而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落期健於衛叔

實辛甚幸甚餘何求哉若捨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詠

懷詩云抱琴榮落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

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時集作活從此到終身盡為閑日

月吟罷自哂揭甕醪醅又飲數盃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
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陶陶然昏昏然
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為醉吟先生
于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鬢集作鬚盡白髮半禿
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
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如何

江湖散人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
之恠民東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乃從
而稱之人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為其號何
也散人曰天地之文粹無之字大者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

可得取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為雪
水之局為瀦為洳為潦為汗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
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墳不可以為塚集作甍
不可以為孟得非散能通於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
名之筌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為散
歌散詠集作傳以志其散

甫里先生傳

前人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甫里
上村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探六籍識大義
就中樂春秋扶擿微旨見有文中子王仲淹所為書云三

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為然貞元中韓晉公嘗著通例刻之

于石今在閩州文宣王廟意以是學為已任而顛倒漫漶翳塞無一

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改指斥重頌先生恐疑誤後學乃著

書據而辨之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痛中茫集

然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點竄塗抹者紙札相壓投于

箱篋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為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

家見亦不復謂已作矣少攻一作工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

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凌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

恠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淡而後已好繁几格音閣窗戶硯席

剪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寘于方冊值本即校不以

再三為限朱黃二毫未嘗一日去手所藏雖少咸精實正

定可傳借人書有編簡斷壞者緝之文字繆誤者刊之樂

聞人為善講評通論不倦有無賴者毀折糝汗或藏去不

返先生蹙然自咎先生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

人既士矣柰何亂四人之業乎且仲尼孟軻氏之所不許

先生居有地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疇十萬步吳田一畝當二百五

十有牛咸集作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汗下暑雨一

晝夜則與江通也集無也字無別集有他字田也先生由是苦饑因

倉無升斗蓄積乃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為具具區之具由

是歲波雖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堯

舜黷瘠大禹胼胝彼聖人也集作焉非聖人耶集作無此四字吾一

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為妻子之天乎且與其蚤虱名器雀

鼠倉度者如何哉先生嗜茶葺置小園於顧渚山下山在吳興

歲貢茶歲入茶租十許薄為既蟻之費集作蟻之實自為品第

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茶經陸季疵撰南陽張又新嘗

為水說集作記凡七等其二曰慧山寺石泉在無錫縣出其三曰

虎立四石井其六曰吳松江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

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得疾血敗氣索

者二年然後能起有客至亦潔樽置觴集作解但不復引蒲

向口耳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集作訪門不得見也不置車

馬不務慶吊內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

中體佳集作性無事特則乘小舟設蓬蓆賞一束書茶竈集作

筆牀釣具擢船而巳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

禽决起山鹿駭去之不若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

湖散人傳而歌詠之由是渾毀譽不能入利口者亦不復

致意先生性狷急遇事發作輒不含忍尋復悔之屢改不

能集作矣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人事不傳姓名無有得

之者豈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書李賀小傳後

前人

玉溪生傳李賀云集作字長吉常時旦日出遊從小奚奴騎

驅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暮歸足成其

文余為兒時在漂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貞元中以前

秀才家貧受漂陽尉漂陽昔為平陵絕句縣南五里有投金

瀨瀨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基址披陲裁高

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樗合數十集作夫抱藜蔕蒙

翳如塢如洞地窪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鱉葦大抵幽

邃岑寂氣候古澹可喜集作嘉除里民樵罩外無入者東野

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後集作領小吏經驀投金渚

一往至得蔭大樗隱崑集作藜蔕坐于積水之傍吟到日西

還爾後衮衮去曹務多弛廢令季躁集作禿下急不佳東野

之為立白王府請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

以窮去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

扶槲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卯至于槁死不能集作得隱

伏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天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掛朝籍而

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李夫人傳

華外祖散貴肅丞范陽盧君善觀夫人

李華

夫人趙郡李氏諱某字某號惠日自後魏義豐懿公璨七

代至明經君玄福道義德禮歸于一門魏史所謂事親孝

謹風度審正是也年十三歸于貴卿丞范陽盧公善觀姑

崔夫人待于婦甚嚴年高多疾自夫人奉養體氣日和姑

視夫人愛子如也夫人奉養姑慈親如也撫下掩其小過

因而誨之則人過無從生矣姑怒責幼賤夫人則跪請曰

此誠違教尊宜降責新婦不安請引外懲恥既而輕罰復

命姑或不厭則曰責誠未塞伏以尊慈恐他日追憐傷尊

之心崔夫人撫而笑曰李新婦不唯安吾兼變吾性自是

委以家政其柔明婉敏皆此類也盧公嘗為宕州司法叅

軍夫人隨官西南羗戎不知長幼之別夫人之威儀敬順
聞於殊俗羗戎化焉大夫人因疾喪明夫人奉衣則安奉
膳則飽每曰此女在側吾忘失明及居憂泣血三年終身
銜戚讀論語詩書禮傳古史箴頌近世調賦合於雅者盡
諷之善鼓琴幽閑自娛志普門之教盼鑿符應六姻孤幼
歸夫人者如不孤焉開元元年終春秋五十無子有女一
人孝慈明惠如夫人之德歸于安邑令趙郡李公遺孤檢
校吏部員外華不及逮事感慕罔極聞於外家十不存一
哀書大畧敢告史官

楊烈婦傳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
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繫其男女以會於陳州縣令
李侃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
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
曰如不守縣爲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
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
命一作合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
令誠主也雖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
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爲
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
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
乘城楊氏親爲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侃使與賊

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
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文粹也賊皆笑有飛箭集于侃

之手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

死於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也

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池集作之固賊氣吞焉遂率其徒將

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賊者中其帥墜馬死其帥者希烈

之子壻也賊失勢因集作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

史上侃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人之受

氣於天其何不同也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姑盡恭順

和於娣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至於

辦行陣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固公卿大夫一作之所難厥

自兵興朝廷注意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

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

不能戰其志不能守其忠不能死棄城而去有矣彼何人

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李

翱二字集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人賢者

自古亦稀况集無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

高愍女楊烈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湮滅

而不傳故皆叙之將告於史官

竇烈女傳

杜牧

烈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為汴州戶曹掾桂娘
美顏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

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
貴於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
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嘗謂
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
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叙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
烈然之桂娘集有因字以姊事先奇妻嘗問謂曰賊克殘不道
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
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
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
示無事於外因為臘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
臣希烈僭須自為計以朱染帛丸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

言於薛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恠樂曲雜發晝夜不絕此

乃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

部兵譟於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偽號一

如李納時正已死先奇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

及妻子函匕首以獻暴其尸於市后兩月吳少誠殺先奇

知桂娘謀因亦殺之請試論之希烈負桂娘者但劫之耳

希烈僭而貴娘妃復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可也此

誠知所去所就逆順輕重之理明也能得希烈權也嫁先

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者

當希烈叛與之上下者衆矣此豈才力不足耶蓋義理苟

至雖一女子可以有成大和元年予客遊潯陽路出荊州

松滋縣攝令王湛集作淇下同為某言桂娘事湛年一十歲能

念五經舉童子及第時年七十五尚可日記千言當建中

亂希烈與李納田悅朱泚朱滔等僭詔書檄爭戰勝敗地

名人名悉能記之聽說如一二日三字集作一日前言實良出於

王氏實湛之堂姑子也

趙女傳

皮日休

趙氏女山陽之鹽山人其父貿鹽盜出其息不納有司賦

官捕得法當死簿音部已伏就刑有日矣趙氏女求見鹽鐵

官泣懇于庭曰某七歲而母亡蒙父私盜官利衣食某身

為生厚矣今父罪根露某當隨坐法若不可官能原乎原

之不能請隨坐之法官清河崔遠義之曰固當三字集作固為

減死論趙氏大沛曰某之身則父所有今則官所賜誓

集作願去髮學釋氏以報官德自以女子之言難信因出利

刃于懷立截其耳以盟必然崔益義之竟全其父命趙氏

待父刑疾愈因訣歸汴屠氏舍日休曰古者救危拯禍必

先示信至夫家今國完則隨而乖其盟如趙氏一乳臭女

子耳繼死請父命孝也自刑以盟言信也秉孝植信高蹈

於世潔乎瑾瑜不足為其貞芬乎荏蘭不足為其秀與夫

古之救危拯禍者遠矣今之士見難不立其節見安不償

其信者其趙女之刑人乎噫後之脩女史者幸無忘耶

唐重脩漢未央宮記一首
昭文館大學士壁記一首
翰林院廳壁記一首
翰林承旨學士廳壁記一首
重脩承旨學士廳壁記一首
翰林院使壁記一首

宮殿

記一

宮殿

唐重脩漢未央宮記一首

廳壁一

中書

政事堂記一首

昭文館大學士壁記一首

翰林

翰林院廳壁記一首

翰林承旨學士廳壁記一首

重脩承旨學士廳壁記一首

翰林院使壁記一首

宮殿

唐重脩漢未央宮記

裴素

皇帝嗣位之年衆靈悅附日月所照莫不砥厲是以遠夷

慕義琛賚鼎

一作負

來用文明以爲理洞風露之所啓草木

茂暢山川景清擊壤鼓腹莫識由乎帝力矣嘗因勝日聖
思閑遠倦大廈之講習想鮮原之遊衍乃命法駕備宮馭
細草迎輦神飈引衣超然肆行造適自得視往昔之遺館
獲漢京之餘址邈風光以遐囑眇思古以論都襟靈洋洋
周視若感者久之於是召左護軍中尉志弘指示之曰此
漢遺宮也其金馬石渠神池龍闕往往而在朕常以古事
況今亦欲順考古道訓齊天下也至是遐歷恍然深念且

欲存列漢事悠揚古風耳昔人有思其人猶愛其樹况悅
其風登其址乎吾欲崇其頽基建斯餘構勿使華麗爰舉
舊規而已庶得認其風州時有以凝神於此也於是命工
度材審曲面勢裁成法度以就斯宮攢檻拱密玉石碧瓦
龍錯層軒烏跂崇墉粉靜璇題月照舒廊四注以雲委隆
臺分據而山屹蟠虬蜿蜒鱗動栢楠蹲獸却騁姿雄欄檻
宏袤乎豁達一作遠跨臨乎涇渭綠竹凝遠繁松藹深竒樹
流光丹堦廻遶於是闕戲馬之廣場開遠目之閑館天地
景新山川勢重廻大華之秀氣列終南之翠屏九峻巖嶭
而固護八水分流以縈帶而又揚太液之波縑周帝之垣
原隰成文丹素含華翼樓杳以分張雄虹直而中峙神機

一發廓若懸寓祥煙瑞彩鬱鬱葱葱瞻迴途一作遠以下濟

撫璇璣而高視見秦川風物漢原邈迤感前王興廢知稼

穡艱難吾君用此鏡是非閱思慮豈獨資耳目縱遊翫也

凡殿宇成構惣三百四十九間工徒役指萬計武夫奮力

將校呈規然而材匪藻稅塗唯儉靜經之營之不日而成

也按漢史高祖初定天下悅卜洛之邑為天地之中有周

室遺風將都之婁敬諫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不可居

也夫洛陽四戰之地豈若秦川天府之國山河形勝真百

二之勢乎高祖是日駕如長安其後七一作十年北擊韓王

信和國蕭何居守而營未央宮因龍首山作前後建觀闕

街道周廻七十里臺殿四十所帝還見之怒曰何治宮室

之過度也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德帝

悅而就居焉自漢元年乙未歲至聖唐會昌元年之辛酉

凡一千四十有七年矣其傾頽毀圮悠然邈然竟無有存

之者我后緬慕古昔之興時即其舊而新是圖築摧基而

繩脩才不侈不約巍然巖然時以通覽無方周視有截則

有若志弘奉聖君之旨也志弘姓魚氏代宗皇帝之功臣

朝恩之孫也以績効而封國公由忠義而位上將自惣右

廣貞心冠古陛下龍昇大寶光啓帝運左右同德東西一

心變生人之耳目渙大明之徵懿武力忠壯玄機天啓式

是萬旅吾唐有人由是委以腹心寄之環列上曰忠為令

德有若士良志弘為吾左右矣明年上親見祖考郊天神

雪灑川原塵清城闕陽和風扇綠野煙澹是月也三辰承
初以表無事上乃顧新宮廻玉輦列騎雲動彩仗天旋乃
出金風疑由是乎造于未央俯仰周視肅威神而煌煌遊
焉息焉容與悅懌晴山屏開以四遠故城巉然而隱嶙巖
風美景薰然入座上從容言曰吾今建是殿且錫之以嘉
名名其殿曰通光其東曰韶芳亭其西曰凝思亭乃立臯
門曰端門其應門題曰未央宮所以志大臣之功力且不
忘吾好古也乃命侍臣曰爾爲我記之刻以貞石傳示乎
不朽臣素任當承旨不敢固讓惶恐拜舞而文之時會昌
元祀濡大澤之明月也謹記

廳壁一

中書

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自武德以來已常於門下省議事即以議事之

所一無此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

起復二字無此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

至高祖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遷

一作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

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

不可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尅一方之

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一作之兵不可以一本無以

同擅興一作權不可以擅與一作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

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
 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
 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
 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紊不賞爵紊不封聞咸作
 荒不救見或作 僅不驚或作 逆諫自賢為道傷古此堂得
 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
 斧鉞有醜一作 毒有夷族有破家或作有破 登此堂者得
 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
 去一作 昌邑之亂梁一作 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
 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化為權衡論
 道變為機紐一作論思 道變一本無 傾身禍敗不可勝數
 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為終身之誠無罪記云十一字
 為戒之無一作 昭文館太學士壁記 權德輿
 罪斯記 一作皆唐文粹

聖人南面以理天下在崇起于無集 教化緝熙于光明太
 宗文皇帝敷文德建皇極始於弘文殿側創弘文館藏書
 以實之思與大雅閑達之倫切酬理道金玉王度盛選重
 名虞世集無世字 南楮亮而下為之學士更直密侍於其
 中其論思應對或至夜艾誕章遠猷講議啓迪武德貞觀
 之澤洽於元元厥有助焉其後徙於門下省景龍初始置
 大學士名命益重多以宰司處之所以登閣古先腴潤大
 政則漢廷之金馬石渠蘭臺延閣方斯陋矣按六典帝令

給事中一人判館事每二府爰立則統於黃樞而或署

置或否不為恒制後後字集作二十年間斯職闕焉前年

秋八月今河中司空公居之今年夏五月相國蕭公居之

公粹清莊重山立泉塞苞孔門之四教蘊洪範之三德靜

若燹器扣如黃鍾由小司徒升左輔乃蒞斯職於是戒官

師稽憲令貴游青襟辨志樂群皆循集作其方而遜其業

且以左戶之羨財百萬附益而脩飾之公署書府靜深華

敞清禁之內輔臣攸居宜乎舒六藝而調四氣於此室也

於公之王父考功府君在中宗朝為直學士懿文含章休

有厥聲至公則聿修之弘文貽厥之昌阜蓋在是矣至若

命館之名集無再為脩又終為昭文改復歲月傳諸故志

請賢名氏宜列屋壁公以德興交代於中臺之任踊躍於

大治之中惠然授簡使得論次自景龍二年李趙公嶠始

受命為大學士至公凡若干人揭而書之所以備文館之

故實廣台臣之年表抑公之命也不敢辭焉元和二年秋

九月記

翰林

翰林院廳壁記

常處厚

魏晉已後復典綜機密政本中書詔命詞訓皆必由焉唐

有天下因襲前代爰自武德時有密命則溫大雅魏徵李

百藥岑文本之屬視草禁中乾封年一無則劉懿之一無

周思茂范履冰之倫直一作筆便坐自此始號北門學士

皆自外召入一作人未列秘署玄宗開廣視聽搜延俊賢始

命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輩待詔翰林厥后錫以學士

之稱蓋由德成而上與夫術數工藝一作數禮有所異也

逮自至德台輔伊說之命將壇出車之詔一作詔霈洽天壤

之澤遵揚顧命之重議不及中書矣尺牘旁午章奏叢至

指蹤中外一作指之畧謀謨帷一作帷幄之秘陰陽一作騰造

化嘉猷密勿萌制一作制乎將然事構乎無形皆功一無功字歸

元后而德一無此字播興運循名跡者莫窺其轍想風彩者孰

一作究其端雖然臧否無得而稱矣貞元中由此而居輔

弼者十有二一有焉字元和中由此而膺大用者十有六一有焉字

近日丞相府不由內庭者斷國論宰法度雖有利器長材

不免缺折一作折建中一作以來簡拔之一作尤重故必密如孔

光博如延州文如卿雲學如向歆益如黃顏直如史魚然

後得中第士之游心處已景行於六如者而又飾之以紫

球璋之行貫金石之誠雖潛聲匿迹而其二字能脫于漢

時始建一作置尚書郎五人平天下奏議分直建禮含香握

蘭居錦帳食大官則今之翰林名異而實同也時論以為

登玉清翔紫霄豈蓬山瀛州而足喻乎齊桓公納廐人編

棧之說以為直木傳曲一作直則曲無由至曲木傳直一作曲

則直無由至後之君子戴明聖協盛時推廐人之規移于

矩一作規引賢使如是一無是字貫珠駢壁則瑕瑜不雜矣內給

事李常暉內謁者監一作將王士政一作政並掌院事延于一作

近十年與直徇公之議聆於朝端一無此字中書舍人杜元

穎兵部侍郎沈傳師泊諸學士皆涉歷歲久備乎前文一作

聞者也李常暉以北閣舊記室別堵殊義非貫通改于前

聽僉一作時以為便聖上詔復墜典留神太古處厚與司

郎中路隋職參侍讀一作講通籍近署紀述之事前託沈傳

師沈公以為稱善之在已不若使其人讓于處厚因字一作固

無以辭時皇帝統臨四海之初元也

一作皆翰林志

翰林承旨學士廳壁記

元稹

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為名者應對顧問參會翰林志

班第旋次翰林志集並以官為上下憲宗章武孝皇帝以

承真元年即大位始命鄭公綱為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

右居在東第一閣乘輿奉郊廟輒得乘廐馬自浴殿由內

朝以從揭雞竿而翰林志布大澤則昇丹鳳之西南隅外

賓客進見於麟德一無志字禁中以俟大

凡大詔二木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

甚注意莫不專受專對他人無得而參非自異也法不當

言用是十七年間由鄭至杜十一人而凡參大政其不至

者衛公詔及門而返事適然也至於張則弄相印以俟其

病間者久之卒不興集作命也已若此則安可以昧陋不

肖之稹繼居九丞相二名卿之後乎俛瞻仰翰林志觀如

遭大賓每自誨其心曰以若之不俊不明而又使欲惡款

曲攻於內且決事於冥冥之中若之二本無此二字無暴揚報校

二本之慮遂愈行於私易易也入翰林志作遂然而陰潛

之神必有記善惡之餘者以君父之遇若如是而猶舉枉

錯直可乎哉使若之心忽而為他人盡數若之所為而中

不自愧斯翰林志可矣昔魯恭王餘畫先賢於壁以自警

臨我以十一賢之名氏豈直自警哉由是謹述其遷授書

于座隅長慶元年八月十日記

重脩承旨學士壁記

丁居晦

尚書元稹承旨學士廳壁記舊題在東廡之右歲月滋久

日燦雨潤牆屋華缺文字昧沒不稱深嚴之地院使郭公

王公皆以茂器精識參掌院事顯是言曰吾儕釐務罄盡

心力細大之事謂無遺而茲獨未暇使眾賢名氏翳不

光耀失今不謂無遺治後誰治之遂召工賦程不日而成峭麗齊

平粉繪耀明或作玉粹雲輕隨顧而生貫列豪英使千萬

齡無缺無傾工役此一無告休命予紀完緝一作之美舊記

所載今皆不書開成表號之二年五月十四日記

一作皆翰林志

翰林院使壁記

杜元穎

聖明以文明敷于四海詳擇一作文學之士置於禁署實

學詔命且備顧問又於內朝選端肅敏裕邁乎等倫者為

之使有二員進則承睿旨而宣於下退則受嘉謨一作而

達于上軍國之重事古今之大體庶政之損益眾情之異

同悉以開覽因而啓發若非有達識有精材一心守公百
志根正則曷能保維密勿之際傳導吁俞之間哉故嘗由
是職必極其位有若今之右軍梁時進樞密劉堅焉當先
聖躬勤萬務志清九有築壇互登持柄驟移贊命於是乎
出號令於是乎發急宣密付波至騰去二使之任尤所重
難乃以今內給事李常暉內謁者監王士政繼領其職既
而掃殄淮蔡廓平海岱有魏以六州底貢常山以二郡獻
地北逐犬戎南粵溪蠻凡兵事之所會符檄之所至籌畧
之所授告諭之出加決於一言歛以萬里得失以之而定
安危以之而分政日九天之上行乎四海之外一作無不
面奉宸斷在競歸齒喘汗之中揣切必究毫芒靡失不
有絕人之神用也孰能處於此乎勤勞夙夜亦云至矣我
皇初續寶祚特加寵獎榮以金印紫紱玉帶之賜尋又就
遷命秩勲階燕宗蓋舉勞以行賞也爾其聳善嚮義愛才
好直周旋蚤暮率履無越每聞激忠之詞及有所論必加
慰勉欣喜外形此又列內庭者所共幸也至于增葺院署
使群英有游處之安栽培松筠使多士有吟翫之適表裏
融暢始終堅全固不易得也若無題叙則將來者何以景
行之因移學士舊記遂徵前院使之官族斷自元和已後
列于屋壁焉時庚子歲夏五月一日記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八

記二

廳壁記

尚書省

吏部尚書壁記一首 兵部尚書壁記一首

吏部郎中廳壁記一首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一首

司門員外郎壁記一首

御史臺

御史大夫壁記一首

監祭使壁記一首

諸使兼御使中丞廳壁記一首

尚書省

吏部尚書壁記

孫逖

吏部尚書在周為太宰之職其建設徒屬敷陳事典則周
 官備之矣秦滅古法始置尚書漢增其制創立選部故靈
 帝以梁鵠為選部尚書是矣魏改選部尚書為吏部尚書
 自晉宋至於北齊皆因之宇文朝依周官置大冢宰卿一
 人蓋其任也隋革周制復曰吏部尚書皇朝龍朔二年改
 為司列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為吏部尚書光宅元年改為天官
 尚書神龍元年又為吏部尚書綜九流之要為六官之長
 位尊任重實在於茲自武德已來多以宰相兼領一彼二
 此更為出入才難不其然乎皇帝在位一有之二十二年
 缺其官選于眾乃命一都公自兵部尚書拜焉公地惟宗
 英才則人傑忠孝自一矜嚴成憲式是軌度諒于衡石國
 之利也所及遠哉天監一有唐俾多吉上踐此位者四十八
 人嘉名已著於國史故事宜存於臺閣繫以日月自得春
 秋之義記其代遷更是公卿之表以備官學列為壁記焉

兵部尚書壁記

杜頴

周官大司馬即今兵部尚書官屬掌邦國之政以九法封
 國以九伐正邦以籍我畿以倡我牧弘有萬類阜成兆民
 討蕃戎馬之事密勿鈞衡之地自我唐受命迄于今居夏
 管者衆焉或列於台階者蓋寡矣所以任必以親以德以
 賢以賢穆如清風翼我玄化率惟茲有典用保又有邦三

十一年冬十二月詔工部尚書李公典之政敷於時道濟
於物優游學府蔚為詞宗以公族之英受親賢之寄屬家
學虛位官吏要才載委天衡是掌理邦政東巡歲夏四月
皇帝將崇厥德報厥功乃命再從兄開府儀同三司持節
朔方節度副大使兼禮部尚書上柱國信安郡王禕禮樂
天付衣冠人秀忠以匡濟文以經綸謀明道高功格化洽
昭乃王度簡于帝心九命可以見其賢四征可以觀其績
鎮朔方以無名之討八年而北虜平攻右堡以不陣之師
一旬而戎狄服榆關之役用兵以奇故杖鉞而兵勝大河
之戰戒軍以嚴故坐帷而軍健建奉常之禮則神人協上
一作知
下和從夏卿之政則萬國平六卿監辦九州之國
其效究同其貫利掌六馬之物駕理以則詳獻以時握五
兵之要以辦功理以待軍事此九職司馬收之所統也王
勤政以和是以戎翰允輯振旅以蒐舍禽周禮作
芟舍以苗理
治用禮作
治兵以彌大闕以符此四田司馬教之所被也王敦
教以就禮是以祀典孔明初則以法示其令也終則以伐
明其德也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是用陳既往之烈繫今來
之美以書于壁

吏部郎中廳壁記

獨孤及

太微五帝星座後五星曰郎位秦漢之君則而象之乃
建郎中集作
官至魏世五分尚書曹為六郎各六人今之吏
部魏之選曹也掌選舉銓覈以正公卿大夫士郡吏之品

位凡廢置之柄官府之序歲終令天下郡縣會計致事而
 郎官起草立議操而成之然後尚書受成於郎中郎中之
 選非楚金百鍊顏集作弓六鈞弗與也故居官者不由選
 曹部而進罔以見其才之餘地亦猶刀劍之刃未嘗屠大
 牛集作切大玉則雖曰我且必為鏃卸人猶疑之由其
 途而升驟必環周二臺翰飛兩掖登喉舌秉刀尺者什七
 八集作諸曹郎莫敵也歲在乙巳河南賀若公用貞幹諒
 直實蒞厥任往歲公為集有外郎也東曹朗然如得水鏡
 治餘杭也吳人熙熙若逢陽春今也來思集作八法在手
 操割成務彌綸舊章厥集作如初政嘗以前哲軌躅我之
 表年不紀是廢德也將來何觀故謹而列之俾我曹之春
 秋存乎座右其選部司列天官文部之目各因其所革時
 之先後冠於其首以為志云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權德輿

漢廷尚書郎辨章制度主文書起草之任東漢方冠以曹
 名用諸曹功次超卓者轉遷選部魏晉已還其任寢劇國
 家紀律昭明官脩文釋其方凡薦紳之倫未命為大夫者
 蒲歲皆調於轂下故事賦祿必先有司初上元中天官趙
 郡李敬玄號為稱職以覆視官簿差次裁成端本肇末不
 得不重文釋乃請外郎一人顯南曹之任其後或詔
 同曹郎分主之或詔他曹郎權居之皆難其才而慎斯文釋

其舉也大抵膺是二字集命者多士必屬耳目焉以其公

私集本文能辨作是否之間集作不可過集作也以事之委會吏

之奇衰因緣詭故詐或作中或作若市道居之者通則闕畧

守或深刻苟成績於是則翰飛不暇登二掖贊六職得之

夷易疾若傳置太原王仲舒字弘中温毅廉直清方敏實

風槩資才邁乎群倫貞元十年冬繇諸侯部從事賢良對

策歷左右諫列議曹考功郎十八年實受斯命類能故也

於是用心堅明忠恕循理官業程品具舉尤違自絕然後

以狀之成質於冢宰小宰能遺者不讞受祿者不誣恢恢

然投其虛而芒刃不頓君子以弘中之道為折中矣昔春

秋書士穀曰堪其事也魯語曰署所以朝夕度君命也今

因管署而舉事任春秋丘明之志也至若龍朔咸亨改復

之說此皆不書

司門員外郎壁記

前人

周官司門為司徒之屬今為司寇之屬員外郎於周為上

士後數更其名至隋為丞務郎武德初定為今制秩從六

品上大凡自漢魏已還典曹理事雖時有汙崇官有輕重

或百職耗廢雜而多端而即位儼然未嘗有鹵莽進越非

其任者蓋宗公貴任多由此塗出所以儲時集作才練官

業必於是焉方今車書尉侯通道旁午而斯任尤劇彭城

仲子陵脩詞而筮仕說經有師道自博士祠部郎稍遷于

茲且以南輟集作銓藻之勤久次而後至脩性自牧闇然

君子之道也况大雅之匪懈孔門之政事古誼家法久於
講貫遵修砥礪其可量邪至若門關出入之籍設險閑邪
之義譏而不征守而不紊列在令典集作書端如貫珠故可
畧於此仲侯以故志屋壁之隙欲集無此字壞磨滅使鄙夫書
而補之貞元辛巳歲夏六月記

御史臺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君以文明照臨百官官糾其邪職有文集作在邦憲由京師而
端下國王化所繫不唯威刑御史大夫其任也用捨決於
天心得失震於人聽舉直措枉果而不撓則公卿屏氣道
路生風率其屬以正于朝瞻我衣冠不仁者遠苟異於是
為君子羞政之雄雌與德輕重故名公在位天下仰頓焉
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為三公職副丞相闕則大夫遷或
名司空或復舊號史之微也議大政必下丞相御史其廷
署古曰府近曰臺其衣冠章綬品秩所規載於甲令聖朝
臣唐虞高尚之賢內周漢不賓之俗登人於五福薦樂於
九歌帝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震動而神羊至故柱石骨
鯁之老更拜焉距義寧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或作十一人以
本官叅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藉威聲以稜檄外
按戎律者八人官或改稱大司憲臺或分為左右肅政罷
置不恒從所宜也開元天寶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由是
務簡益重地清彌尊任難其人多舉勲德至宰輔者四人

宰輔兼者二人故相任者一人兼節度者九人異姓封王者二人尊號加孝德之明年樂成公自尚書左丞兼文部遷崇德也昭融禮經嗣續文雅張仲孝友山甫將明風度可以師長人倫動靜可以訓齊天下喬岳鎮定嘉量平均心為百行之宗體備四時之氣雅有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樂成有焉至若教行於無訟之前慮辨於未萌之始未萌而慮則求煩不獲無訟而教則何用不臧寬細瑕為大體復故事為新政小人畏法君子夷心無隱情於國家無愧辭於神道堂堂乎大雅之素也初廳壁列先政之名記而不叙公以為艱難之選將俟後粹人謂華嘗備屬僚或知故實授簡之恩至屬詞之藝寡無以允副非常之待

者止贖而少文天寶十四年六月十四日記

御史中丞壁記

前人

皇帝受天明命垂五十年大道成俗務余民於變百官設而無事三辟存而不論振古未然也猶以為成歲資於降霜律人本於持憲憲司之拜充覈名實王猷其遠乎夫察風俗平冤滯蹈邪佞延俊一作賢云誰司之職惟御史亞長曰中丞二大夫以領其屬士丐為伯游之佐司馬乃令尹之備古之制也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其闕彛惟國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意者殄堯人之豪扶一作君子之首各行其志無所牽束行止與大臣絕位指顧則周行振聳政體宜之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

尊禮有加等如火烈烈如霜肅殺不可犯也屬時清無獄
 朝尚寬政行蓄忠厚王化根源周室仁及草木而愷悌流
 乎頌聲漢文雅雅一無字好黃老而公卿恥言人過舉盛德而
 儀刑著矣焉用察察闕闕以恂主人哉欲以此道行於軍
 旅故東西幕府皆兼大夫餘軍多假憲司之號聖皇之志
 也天寶中君臣於道德之間又新其化一作他非以尚書左丞
 張公為大夫少府大卿庾公為中丞天下翕然名教知勸
 大夫睦中丞也羽翮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呂本
 黃鍾之宮耆儒碩老罕云遇此盛矣公中和備體沉潛經
 德易道且武溫文而清遵王路以整多方由夫身而貞百
 度此外蠶余事也古之制記者先諸德而後諸事至若命
 官之始皆復之代名號冠綬之差祿秩位員之數辭尚體
 要况皆知之今不書省文也華昧學淺藝承命維谷一作俗非
 群言之首非所克堪然故吏一作史也勉以酌德天寶十四
 年九月十日記 一作皆唐文粹

監祭使壁記

凡制

依本作制九

柳宗元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余也不若禮不足而
 敬有余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
 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且誅其不敬者漢以待御史監祠
 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甲祠若干咸以御史監祠蜀本作視祠
 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察使寶應中尤
 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

戒得以秩

集作

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

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

文粹有者字

示有尊也

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

文粹有者字

示廣孝也不肅則無

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是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

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

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頌于有司

以謹百事太常脩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

至於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粢

盛牲牢酒禮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厨鐘鼓笙竽瑟琴戛擊

之樂篋篋綴兆之數必具於庭內搏黍壘洗俎豆醴笋之

器必繫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十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

役而衛者咸列數其實

一作成刻若其實

設筆朴于堂下以儆官

刑而群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于凡上以嚴天憲而衆官

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於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

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

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視貢之物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

脩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畢備而

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之

文粹無之字

長居是職貞元九年十

二月御史多闕余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

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

不宜于時者必復于上革而削之於是始為記求於

文無於粹

字簿書得為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諸使兼御史中丞廳壁記

前人

古者交政一作脩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而有

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

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一作循而加焉至於今

若干年其兼一有御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絕域統兵戎按

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固王畧齊風俗和關石其大者戡

復于內拓定于外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一作威聲

用張壯其道矣假是名一作官以蒞厥職而尊嚴若是况乎惣憲度

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一作于其所以翼于一作於君正于

一作於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德在位甚宜其官視其

署有記諸使兼御史中丞也而多闕漏於是求其故於詔

制一作詔而又質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書之且曰出

其號而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于事

諸使使御史中丞壁記

前人

古者文政修明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而然
其所被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辨蓋專為而行其道者也
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作而加焉至於奉
法平其吏亦謂中丞者特于人其使絕域統兵戎按
其食而采其人則王尊齊風俗和關石其人者最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九

記三

廳壁三

寺監

太常少卿廳壁記一首

鴻臚少卿壁記一首

著作郎壁記一首

秘書郎壁記一首

四門助教壁記一首

府署附

京兆少尹西廳壁記一首

右街副使廳壁記一首

寺監

太常少卿廳壁記

獨孤及

太常掌玉帛鐘鼓等威文物以報本乎天地神祇人鬼集

鬼作地抵

凡吉凶賓軍嘉之禮唐虞謂之秩宗周謂之宗伯秦

謂之奉常漢謂之太常其掌一也後魏太和十五年始建

少卿官少小也用別二卿大小之序亦猶宗伯有小宗伯

列國有上卿下卿郡有守丞亦謂亞一等以少參長而佐

其成務焉故事自御史中丞給事中中書舍人遷秩為亞

卿者必於是司故官因職雄地以人貴餘八卿不敢與太

常齒廣德中上尤審官注意禮樂其選也以才能不以資

以恩澤不以勞謂李公卿材也是用超拜公將以忠孝敬

真肅恭神人且懋其官府政令俾無不恪方議酌前賢之

遺塵而損益之乃瞻居壁所集作史記漫滅於是夏五月已

丑皆姓而名之使如珠之貫軒衡指顧儼若對面曰賢者

吾得而師之不賢者吾幸集作常是而絃之賢遠乎哉既進牘

然後命博士河南獨孤及為之志

鴻臚少卿壁

遜欲

鴻臚漢官掌蠻夷歸義者致其饗餼辨其等威在周為大

行人在秦為典客在漢為鴻臚其屬有譯官及郡邸丞長

洎後魏太和中九寺各置少卿兩員掌副卿事亦由傳籍

亞卿書載三少制位或差於伯仲受任同歸於師長成務

贊理擇賢而居即其義也帝唐亮采立政稽古命官柔服

遠人綏厥有衆肅慎來賀渠搜即叙示之以干羽通之以
冠帶允諧是職豈易其人非夫野王之政理玄成之經術
德孺之明識元方之令望則曷由臻茲蘭陵蕭公朝之後
德觸邪秉憲人之雅重草議爲郎入掌王言出膺方牧帝
咨惟允公實來斯且有黃華之命適表兼人之美乃求舊
官守敷陳代遷明授任之有章示名器之無假自嗣聖已
後記於壁焉

著作郎壁記

李華

化成天下莫尚乎文文之大可是爲國史職在褒貶懲勸
區別昏明故駟牧頌於魯侯祈招諷於楚子史官之任有
述作焉蓋王者之元符生人之極教也昔沮誦一作倉頡

爲黃帝史臣文字以異

疑

其來尚矣若南正北正建干顯

頊義氏和氏命干唐垂更虞夏商代序天地周官宗伯之
屬有太史正歲年以序事小史奠系代辨昭穆內史受納
訪以詔王聽理外史達書名于四方前志所載有左史記
事或箴王之闕或司過於朝所典不同其納君於善一也
傳曰天子有日官則史逸史伯疑作史使史偏是也諸侯有日御
則裨竈子常是也倚相在楚南史在齊董狐在晉邦司之
直也其事舉則三靈不戕其政息則百度惟危故先王貴
之至于漢廷參用周禮太史公既歿其子遷緘金匱石室
之文焉降及東京末平中特詔班固著作東觀繼其事者
楊彪蔡邕由是太史但掌天文律歷而已小雅寢周聖人

生曾道尊而文武將墜德至而天地不通感於獲麟嘆於
與蜡爰制國典立明傳之因歷象以正時元假鬼神而討
有罪善人勸焉淫人懼焉百代之英所由用也向若前代
闕能文之史曠記事之官雖舜禹之烈無聞焉有國有家
何以直道而行也魏太和年肇以著作名官爲中書屬曹
元康年改隸秘書朝服單衣介憤始親職必選名臣傳歷
宋齊梁陳官品第六元魏高齊周隋秩從五品魏則王沉
以侍中兼之衛凱以尚書帶之至于有晉若史材之美陳
壽自佐郎遷元舅之尊庾亮中書領宋則徐爰何承天齊
則沈約裴子野梁則陸雲公姚察陳則顧野王張正見後
魏則崔光高允北齊則邢子才魏收周則蘇亮柳蚪隋則
魏綽王邵皆一朝名選也貞觀初詔梁文昭公鄭文貞公
統英儒盛才脩五代史天子親垂筆削與春秋合符巍巍
乎史氏之光耀也因是開館於內別立史官多以著作郎
領帶其職而舊司所掌唯碑誌祭祝一作宗祝之文在焉然以
其能綜群言曰右自乘出典下國轉爲郎官經緯斯文昭
置有政或上遷秘書少監或擢拜中書舍人固不易其任
也天命元聖降而爲唐唐之建官罔非俊乂若虞未興德
函大雅魏侍中才高王佐鄭吏部絕韻鏘鳴崔司業雄詞
飛動皆歷焉今上堯帝王之極功惣文武之能事思所以
比崇軒皞紹美唐虞潤色乎大猷發明乎皇道問誰獻箴
則賓客崔氏問誰執簡則恒傳疑吳公胡諭德遊刃詩騷

常庶子貫珠今古濟濟多士時惟秉文盛矣哉同風乎雅
頌也名岳已遷別封天柱舊章不改尚列周官登陟蓬萊
之峯循環藏室之奧從容簡貴信君子保明弘道之司歟
今人著作清河崔公名傑天寶三載自秘書郎拜閱天祿
之圖書踐人文之苑圃澡身於三德研慮於六經執謙而
光好善能擇惠風吟於秀水朗月鏡於安流代爲元臣家
曰茂緒壯宮室者必鄧林之條幹乎以儒雅之姿從班蔡
之後揮綽令譽達于清朝則百祿隨之曷其有極矣先是
命官之記不列于齊以華職忝未班與聞前志拜命之辱
敢叙官之守云時天寶七載二月辛亥記

秘書郎壁記

權德輿

六典秘書郎四人從六品常分掌四部書以甲乙丙丁

爲之目昔武帝聚天下文籍於廣

文粹作庫非

內謂之中秘書

魏晉之際秘書與中書或分或合故云職近日月宜居三

臺之上丞郎之位

文粹作在

與南宮相亞歷代辯論與時輕重

國初思漢廷延閣之制薄江左貴游之選始以岑江陵虞

未興褚河南迭爲之厥後彬彬多文學之士然則先王之

法志官師之訓典九流百代如貫珠然學與仕皆優而旋

相爲用者其在茲乎今年春榮陽鄭君具瞻自涇陽尉丞

詔授任鄭君質重而有敏行坦夷而含明識且今中書相

君之令第也方以結綬滿歲調於選部言吏資者積三選

而後至今超居之有以見申恩

文粹作擇賢

審官與怡怡綽綽

之道為盡美矣在晉鄭默領中外三閣始刪煩集作繁文而

朱紫不雜開元初君之王考穎川府君叔祖刑部府君皆

繇禮官博士繼登其任諸父諸兄或解巾以司讐校或功

次而奉朝請文粹作或次科而登館殿含章筮仕多在於斯猶桓公武

公之代為卿士蓋善於其職而宜之之文不疊釋之字義也謂鄙

人嘗學舊史能知書府官業之所繇是俾編次郎位彰施

屋壁時貞元庚辰歲秋秋月記

四門助教壁記

柳宗元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置集本

文粹作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且入東學晝入

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

戴禮保傳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人集作仁入南學以貴德入

西學以貴信工本入北學以貴工本爵賈生述之以明太

子之教焉故曰為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叅明堂之政原

大教之極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大和工本中立學于四門設工本

作助教二十人隋代工本始隸於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

始合于太學又省至三人員位彌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通

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

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子者及庶人之子為俊士

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以二本考正焉助教

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稷楚之政令分其人而教育之其

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秋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

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
 有去而升於朝者賀秘書由是為博士歸散騎由是為左
 拾遺舊制與集作拾遺為八品清官故以名實者居於其
 位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間有司命大學之官頗以為
 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恥為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
 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集
 為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余與立同祖與
 武公同升禮部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
 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說集作而由夫三子者始文粹有乎
 府署街附

京兆少尹西廳壁記

權德輿

漢制三輔丞秩六百石至東漢秩千石魏晉為京兆郡則
 曰治中至隋則曰司馬又曰贊始集作國家沿前代之故
 再更其名至開元初命為少尹其員二其品四綱紀眾務
 而分貳之上助官師表則之重而佐其慈惠下董掾史屬
 城之理而推其功善大積而不撓集作中行而有倫和協
 輯睦宣明教令非文行政事之全者不得居之貞元十六
 年春二月詔弘農楊於陵字達夫自吏部郎中蒞其職先
 是達夫之佐元侯也四入御史府登天臺也五為劇曹郎
 懿文菁華履行直溫折中憲令克勤細大是宜典司名命
 列侍左右而猶以吏理揚歷於浩穰之府抑天之愛人俾
 覆露于轂下耶或姑閱其能而將大授之耶初西少尹視

文苑英華 卷之六

書

事之堂大歷中其長黎氏以勝勢之近取為亭沼故移創
於是自後厥官罕備居之者不推本所代而斯宇浸廢及
達夫之拜未次曰其僚繼之於是達夫微缺員以循舊常
弘必葺以辨攸處用宿其業而脩其万凡所顯督武備既
置刑書糾禁工徒啓塞三右曹之事大凡天子縣內之理
無不贊也無不抗也稱職者或退其品而選於近侍或進
其材而擢為大吏佐六官分十聯皆其遷次然也集無以也字
舊記堙落慮失其傳今斷自大極元年而下列其名氏歲
月俾風來集作風采相屬且為故志云

右街副使廳壁記

歐陽詹

使有副副之為言繼也其不繼之輔也所以繼其或缺而

又輔其遠焉其亦忽使之務歟皇朝集無此字街使之創其職

大矣天子外有六合故內闢六街以達之彼為庭除此為

堂室欲靜諸外必先諸內乃置使以清之我唐新典也蓋

以警正天衢糾逖王慝領環游式道集作局之卒專扞陬微

巡集作循之令夫京師豪傑英賢集作決之都會蠻夷戎狄之

來萃排輪重足憑衆多撓我防則尸伊動必由我察則目

伊暇必見繇是九城之中乘避貴負敬長金玉可拾遺則

猶土幼弱可欺遇則如傷出門若有賓讓路若有神雲興

為合而無暴自東自西以咸遂憧憧焉斯焉而能一作亭在

其中悻悻焉斯焉而謹在其中六合澄晏六街源之則街

使之功副使攸同也貞元八年十一以元舅兵部尚書大金

文苑英華 卷七百九十九
吾濮陽公惠右街使俾訪忠良以自佐濮陽公先以節行
選次以材能擇加之以更歷因之以故舊得建州別駕前
尚衣奉御高陽許公以聞上素知公名即日召見敷對器
實有符曩聲當錫紫綬金章於殿庭而允其請濮陽公本
官用視茲佐得人街之政悉以相付公靜而敏清而真堅
鑰禁樞深鋤事根不戒而部伍增肅不按而達陌倍理日
出作日入息三條四出風恬月靜職斯有述公此無忤遷
蘄州別駕副使如故旌其一作勞且籍能也夫跡以行生
言由事立觀公釐斯署之績得國家建斯署之義遂書其
義昭其績爲公廳之壁記云其或接公之武踐茲位者任
是旣重德亦無輕列公之左雖百氏可也貞元十一年五

月記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九十九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

記四

廳壁四

藩鎮

觀察附

河西節度使廳壁記一首

邠州節度使廳壁記一首

黔州觀察使新廳壁記一首

州郡上

道州刺史廳壁記一首

江州刺史廳壁記一首

杭州刺史壁記一首

衢州刺史壁記一首

常州刺史壁記一首

藩鎮觀察

河西節度使廳記

楊炎

皇帝肇建節制之任位以上將主四方之兵濟河而西五
侯四將十有六縣大海磅礴乎終始山河迴流其左右旄
頭虎力之勁劔服穹廬之長煌煌乎長轂千乘橫合萬里
皆主乎是邦故秦已上為戎都漢已下為巨防有城府襟
帶焉有良將大勲焉有五都污雜焉其風悍其國險鮮車
龍服囂然相蕩非古之戰守曷以成其業而樹其風者哉
晉在武德之初上用雄武大才則我隴西李王肅明乎神
化大家宰宇文公駙馬喬公出將我前軍中興之後循吏

作則館陶侯郭公鷓鳩氏司馬公相國常公蕭公庶

交脩以被昇平之化當今王室多故雲海沸騰則僕射哥
舒公以縱橫之奇判總軍國其意者將復用雄武大才乎
君子曰武德之官神以畧其化咸中興之政儉以行其
俗阜當今之理動以闔其人安宜乎蓋天下之才隨質文
之變以求來裔大康乎斯時天寶十二年夏六月記

邠州節度使廳記

鄭處晦

邠為古國其俗質而厚其人朴而易理業尚播種畜擾有
后稷公劉之遺風始皇并天下地屬喬輔後漢析為新平
郡後魏改置豳州國朝因之開元中詔以豳幽為疑因改
為邠天寶已前大平歲久西通伊涼萬里而遠邠實為近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五

郡申王薛王以親賢之責居之太尉房公以盛德之重居
之洎逆胡勃起幽朔西戎塵分蕩滂乘艱難際盜據河右
蕃兵去王城不及五百里邠由是爲邊郡斥候近郊鎮要
害大曆中尚父汾陽王始以朔方軍壯其威容後益選武
勇驍健有膽決奇謀者繼之今天子三年西戎欵關獻河
湟數州故地西鄙益拓邠爲近蕃上念兵戎方息邊備愈
遠始詔司空白公由丞相府持節來鎮丞相功成繼命文雅
忠恕之風煦然而起邊人北石寢寤拭目心意蘇醒始知禮
讓文化之爲急務廷議以季父尚書公前爲夏師夷
大安寇盜弭息儲廩果實不穰果完懋賞休績遷鎮是軍
季父又以理夏之政移之以邠邠人嬉嬉薰爲大和嘗觀

屋壁志前帥是軍者之名氏因曰曩之帥此者豈不知是
耶始務公車而角材堅壘未暇及此爾吾旣承數君子大
理之後敢不勤督吾之未至者况今戎醜旣夷不宜獨以
鳴鼓輦教擊刺爲事因命疏自開元已來刺是郡帥是軍
者追書于屋壁季父尚書公曰吾思將有以警于吾前警
于吾後者邠之士實婦人無桑績不能自衣朔方之軍雄
男子勇於公戰無他業以自厚故郡之人以耕稼爲事軍
之卒以勇敢得賞後之撫于人者宜勉農畝時其徵調人
不擾而完富矣師于軍者宜嚴其刑賞時其衣食卒不驕
而勇敢矣人旣完富卒旣勇敢生聚之訓練之吾知青海
之西不數年爲內郡矣命處誨記其始終序于前後處誨

謹以季父之言志于後將允於後之人俾無怠大中二年

三月二十日記

黔州觀察使新廳記

權德輿

古者諸侯路寢成則考之今刺史頒詔條而都府兼支郡
 辯章命令必有攸處署者位之表也一方之所屬目焉黔
 中為楚西南微道在漢為武陵莊躡循江以畧地唐蒙浮
 船以制越五溪襟束為一都會長人者急之則愁擾以走
 險緩之則橫滑而犯禁故分命者得持節按部而輯綏之
 視他邦授律之不若也元和二年夏四月制詔商州刺史
 隴西李君以忠執法剖符茲土凡四使十五郡五十餘城
 齊夷巖險以州部脩貢職者又數倍焉察廉經理招徠教
 化以柔遠人以布王澤先是兵火焚如之後公堂庫陋饗
 士接賓禮容不稱君乃規崇構開華軒西廂集作清東序觀
 深弘敞廣厦翬張長梁翬飛脩廊股引麗譙對起自堂徂
 庭陟降攸寧耀矍爽乎光明宣慈蘇以治平君子謂福黔
 人於此堂也信矣李君敏肅而才代為宗室吏師先尚書
 嘗繇大農賦政於此凡七易守臣而君嗣其職老壯感泣
 猶鄭人宜桓武之世焉君之長壽安也則泉噴玉在湖也
 則亭白蘋在商也則館丹水皆得勝槩流為詠譟及茲則
 興事任力休嘉弘大此集作是物此志惠于集作於斯人其他
 可知也其陟明可前知也書事以志美其古史記之遺乎
 三年冬十月兵部侍郎權德輿記

州郡上

道州刺史廳記

元結

天下大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集作存亡休戚
 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
 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畧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
 一州生類皆受其集作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
 人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輩文粹刺史或有貪猥昏
 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
 欲侵奪蕪之公家驅迫非奸惡強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
 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廙而
 已遍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文粹有二字惡有不堪說者故
 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已來諸公改授遷黜集作則
 舊記存焉

江州刺史廳壁記

獨孤及

古者國有史氏君舉必書倚相董狐史集作囂集作賀非即其
 人也秦已集作來國化為郡史官廢職策牘之制寢滅記
 事者但用名氏歲月書於公堂而春秋禱祀存乎屋壁其
 來舊矣是州也在荆之域于潯之陽西集作從岷山東注
 渤澥洪濤至是派分為九而廬山溢水周乎雉堞洞庭彭
 蠡為之襟帶故自晉元康訖于梁陳出入五代四百餘載
 世稱雄鎮且曰天集作府匪親匪賢莫荷其寄唐自有天
 下六合一軌設險斯廢惟民是集作恤則命官擇任與列

郡等矣至德已來戎馬生而楚氛惡猶以是邦咽喉秦吳
 跨躡荆徐而提封萬井岐路五裂每使臣計郡集作郡縣之
 財入調軍府之儲時重節旁午羽書駱驛集作駱驛走閩禹而
 馳千越必出此路而防虞供應功倍他郡故亦大其任而
 難其人今年春渤海封公繼踐厥位夫為政猶工之攻木
 也得於手應於心則盤曲擁腫迎刃而解况美材乎故公
 以發矟之利導勝殘之俗布政三月而人從又每嘆曰茫
 茫舊壤千載在目觀乎板築則灌嬰之業朗集作咬而存
 焉披乎國集作圖謀則温太真庾元規之車塵若可窺焉義
 寧已來百四十有九載纂斯位者風聲相聆軌躅相躡前
 賢後賢纍纍如貫珠善惡成敗我之元龜酌而行之吾師
 存焉於是徵諸故老鳩其名氏之存者凡若干人集作揭
 而書之以為九江都國誌

杭州刺史廳壁記

李華

唐虞之代四岳十二牧分掌諸侯宗周有方伯連帥之職
 秦有監郡漢魏以還初曰部刺史後曰州牧近代罷州牧
 復為郡太守太守刺史無恒其稱職同九卿假以符節雖
 親如魯衛貴若周召任切一作切安人徃徃除拜天寶中朝
 廷以尚書郎人物之高選二千石元元之性命始以省郎
 臨大部若密邇京師或控壓衝會萬商所聚百貨所殖將
 擇良吏重難之杭州東南名郡後漢分會稽為吳郡錢塘
 屬隋平陳置此州咽喉吳越勢雄江海國家阜成兆人戶

口日益增領九縣所臨蒞者多當時名公宋丞相劉僕射
 崔尚書許謨大政其間劉尚書裴給事之盛德遠業魏左
 丞蘇吏部之公望遺愛在人常太原崔河南劉右丞侯中
 丞節制方隅有事已來承制權假以相國元公旬朔之間
 生人受賜由是望甲餘州名士良將迺臨此部况郊海門
 池浙江三山動搖於掌端靈濤散激於城下水牽并服陸
 控山夷駢稽二十里開肆三萬室近歲災沴繁興寇盜連
 起百戰之後城池獨存王師雷動元惡授一作折首乳哺疲
 人分命賢哲詔以兵部郎中范陽盧公幼平為之公體仁
 而清直方簡亮文以輔德武以靜二作清人澄况有清江之
 姿魏一作魏我有秋山之狀麾幢戾止未逾三月降者遷忠
 義歸者喜生育旌次讓利轅門一聲人咸曰休哉以卿佐
 之才遵王澤敷德政吾見其為公為侯福履宜之未見其
 極也刺史冠服印綬甲令載之故不書詞尚體要古史之
 遺也永泰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記

衢州刺史廳壁記

前人

有漢已還州統郡郡或連十城州或部十郡江南多大郡
 如會稽丹陽鎮領遐闊分置部都尉自富春而南太末一
 縣抵于建安今此州即古會稽西部之地也雖官明吏脩
 如曠阻何厥後相因損益無恒時更亂離罷置紛糝聖朝
 字育元元納於大中自衛公纍單于英公滅勾麗天下和
 平戶口繁衍元聖溥行常蓼蕭之澤於下延延公卿議割

州邑謂疆與府近則易爲理人與吏親則易爲安以婺州封畛爲廣分置衢州領六縣猶爲大郡近歲析玉山全邑洎須江南鄉益信州而不爲寡去年江湖不登效境稍穰故浙右流離多就遺秉凡增萬餘室而不爲衆吳越地卑而此方高厚居者無疾人斯永年名山大川旣麗且清俗尚文學有古遺風國朝不以州領郡郡與州更相爲號遷復從宜事之當也置觀察之司而董臨之此州長吏之選甲於他部忠貞之老則武威一作陵公李僕射傑親賢之望則信安郡王櫛遺政行爲故事名位光于屋壁開元天寶中始以尚書郎超拜名郡賀蘭大夫爲之李郎中爲之自逆胡恃天地之慈犯雷霆之誅賀蘭起北海之師郎中佐

浙東之幕有文有武家頌戶歌元惡天討餘凶稔罪望恩示以鐵鉞之威未即大刑以爲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乃分諸州置節度以鎮之州有防禦軍刺史爲之使俾與夫持節某州諸軍事名實副焉以此州密邇山陰爰隸浙東廳事馮高戟戶臨江武文左右麾幢成列千夫長百夫長上寮郡椽屬邑官吏進退無聲趨拜風生仕不登州談不爲榮凡爲州者儒不毅勇則頓威攻守所由敗也勇不儒和則失人邦國所由困也故二千石之任方今爲難至尊垂憂勤於兆人延俊入於高位以蘇州刺史陳郡殷公文可以成政武可以安人明斷良謀忠在王室其理也寬不容怠嚴不拒情清白貫於神明簡易契於黃老德必有隣歌

聲宜繼由是命公典此邦也至若建置城府之年月升降
品第之等差風俗貢賦之宜男女隄封之數圖謀備矣老
幼傳之今之所書畧舉勲德也元年建寅月二十一日左
補闕趙郡李華於江州附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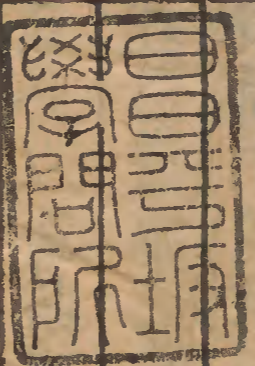
常州刺史廳壁記

前人

晉分丹陽爲毗陵後改爲晉陵隋置常熟縣剏常州理之
無何常熟隸蘇州始爲晉陵置常州當楚越之襟束居三
吳之高爽其地恒穰故有嘉稱領五縣版圖十餘萬望高
地劇此關外名邦自狂虜肆亂江湖流毒地荒人亡十里
一室天子詔宰政審可以安人者以工部侍郎贊皇公覽
先帝俞拜爲此邦昔齊人聞石
至舉國大理贊皇東

報明詔先下吏愉人泰如時之春視之猶身歸者遍野贊
皇公以爲易簡本乎悠久於其道而化成封章上請求
理三歲詔書寵異進品正議大夫優賢報功於時爲盛自
吳通上國越盟諸夏秦裂郡國智如五員才若鷗夷以及
我國家賢良臨州者甚衆未有濬河渠引大江漕有餘之
波溉一作益不足之川溝延申浦至於城下廢二埭之隘促
數州之程海夷浮舶弦發望至出古人剏物之知見君子
濟衆之心大矣哉一境清淨無爲一作言而理此舉大畧也
漢制刺史部領郡國遷爲太守太守課最入爲公卿及魏
晉以來或稱州牧國朝州刺史郡太守更相爲名親賢如
寧岐弼諧如狄宋皆拜焉在部視侯伯入朝亞卿尹其車

服皂蓋朱轡華蟲七梳進賢兩梁冠玉佩青綬古有銅獸
竹使符大守不假節刺史臨兵則持節今雖無事亦稱使
持節戒不虞也降銅魚詔書合之代獸符也夫子門人高
第者衆唯稱雍也可為諸侯至哉古之為理本於德行贊
皇公秉心宣猷盡瘁王室愷悌君子民一作人之父母為王
者輔宜哉永泰二年二月庚戌贊皇公從子檢校吏部員
外郎華述



文苑英華卷第八百

